



後漢書卷九十五文苑之章望賢不劉正木之用無如

宜察宋察黃宣之顯城輝刺太守守規范曄撰此無

司謫唐淵泉章博文懷谷謂太子以子文辭賢注近也

中馬融列傳第五十上前東漢書與文苑書最和融太

之融馬融傳茲凡謂也姑卦飄湖各四羊其為文書順

馬融字季長扶風茂陵人也融集云茂陵成權里人也將作大匠嚴

之子嚴援兄余之子為人美辭貌有俊才初京兆摯恂以儒術

教授隱于南山不應徵聘名重關西三輔決錄注曰恂字季直好學善屬

文隱於南山之陰融從其遊學博通經籍恂奇融才以女妻之

永初二年大將軍鄧騭聞融名召為舍人非其好也遂

不應命客於涼州武都漢陽界中會羌虜颺起邊方擾

亂米穀踴貴自關以西道殣相望左傳曰叔向云道殣相望杜注云餓死為

音觀也融既飢困乃悔而歎息謂其友人曰古人有言左

手據天下之圖右手芻其喉愚夫不為莊子曰言不以名害其生者

所以然者生貴於天下也今以曲俗咫尺之差滅無貲

之軀殆非老莊所謂也故往應騰召四年拜為校書郎

中謝承及續漢書並云為校書郎又拜郎中也詣東觀典校祕書是時鄧太

后臨朝騰兄弟輔政而俗儒世士以為文德可興武功

宜廢遂寢蒐狩之禮息戰陳之法故猾賊從橫乘此無

備融乃感激以為文武之道聖賢不墜五才之用無或

可廢五才金木水火土也左傳曰宋子罕曰天元初二

年上廣成頌以諷諫其辭曰廣成苑在今汝州梁縣西臣聞孔子曰

奢則不遜儉則固奢儉之中以禮為界界猶限也是以蟋蟀

山樞之人並刺國君諷以太康馳驅之節詩國風序曰蟋蟀刺晉僖

公也儉不中禮其詩曰無已太康職思其居毛萇注云

已甚也鄭箋云君雖當自樂亦無甚太樂欲其用禮以

為節也又序曰山有樞刺晉昭公也有才不能用其詩

曰子有車馬弗馳弗驅宛其死矣他人是愉言僖公以

太康貽戒昭公以不能馳驅被譏言文武之道須折衷

也樞音謳○劉攽曰註有才不能用案文武之道當作財

夫樂而不荒憂而不困左傳曰吳季札聘於魯魯為之歌

衛曰憂先王所以平和府藏願養精神致之無疆韓詩外傳

曰人有五藏六府何謂五藏精藏於腎神藏於心魂藏

於肝魄藏於肺志藏於脾此之謂五藏也何謂六府喉

乾隆四年校刊

二

咽者量腸之府也胃者五穀之府也大腸者轉輸之府也小腸者受成之府也膽者積精之府也旁光者湊液之府也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故憂擊鳴球載於虞謨吉日車攻序

於周詩曼敵也音古八反形如伏獸背上有二十七刻以木長尺櫟之所以止樂擊祝也象桶中有椎柄連底播之所以作樂見三禮圖球玉磬也虞謨舜典也詩小雅曰吉日維戍既伯既禱田車既好四牡孔阜又曰我車既聖主賢君以增盛美豈徒為奢淫而已哉

攻我馬既同又曰我車既聖主賢君以增盛美豈徒為奢淫而已哉

伏見元年已來遭值厄運元年謂安帝即位年也厄運謂地震大水雨雹之類陛

下戒懼災異躬自菲薄荒棄禁苑廢弛樂懸勤憂潛思

十有餘年以過禮數重以皇太后體唐堯親九族篤睦

之德陛下履有虞烝烝之孝外舍諸家每有憂疾聖恩

普勞遣使交錯稀有曠絕時時寧息又無以自娛樂殆

非所以逢迎太和裨助萬福也臣愚以為雖尚頗有蝗蟲今年五月以來雨露時澍祥應將至方涉冬節農事

間隙宜幸廣成覽原隰觀宿麥勸收藏因講武校獵使

寮庶百姓復覩羽旄之美聞鐘鼓之音歡欣喜樂鼓舞

疆畔孟子對齊宣王曰今王頗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

疾病歟何以能鼓樂也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見羽旄之

美欣欣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歟何以能

田獵也此無佗與人同樂也○劉攽以迎和氣招致休

日注今王頗鼓樂案文多一頗字

慶小臣螻蟻不勝區區職在書籍謹依舊文重述蒐狩

之義作頌一篇并封上淺陋鄙薄不足觀省臣聞昔命

師於韃囊偃伯於靈臺或人嘉而稱焉韃以藏箭囊以藏弓韃音紀言

反囊音高禮記孔子曰武王剋殷倒載干戈包以獸皮
名之曰建囊鄭注云建讀為鍵音其蹇反謂藏閉之也
此馬鄭異議司馬法曰古者武軍三年不興則凱樂凱
歌偃伯靈臺答人之勞告不興也偃休也伯謂師節也
靈臺望氣彼固未識夫雷霆之為天常金革之作昏明
之臺也

也左傳鄭子太叔曰為刑罰威獄以類天之震耀殺戮
杜預注曰雷霆震耀天之威也聖人作刑獄以象類

之又宋子罕曰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
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

自黃炎之前傳道罔記三五以來越可略聞且區區之

鄴郊猶廓七十里之囿盛春秋之苗鄴周文王所都孟
子曰文王之囿方

七十里爾雅曰春獵為蒐詩詠囿草樂奏騶虞韓詩曰
夏曰苗秋曰獮冬曰狩

草駕言行狩毛詩曰彼茁者葭一發五豝于嗟乎騶虞
毛萇注云騶虞義獸也白虎黑文不食生物有至信之

德則應之周禮大司樂王大射則奏騶虞是以大漢之初基也宅茲天邑揔

風雨之會交陰陽之和周禮曰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
所和也乃建王國焉天邑謂洛

也揆厥靈囿營于南郊揆度也詩大雅曰王在靈
囿言作廣成苑以比之徒觀

其坳場區宇恢胎曠蕩蘋蘆勿罔寥豁鬱泱蘋音眇泱
音烏朗反

並廣騁望千里天與地莽於是周陔環瀆右轡三塗左

概嵩嶽陸音欺於反上林賦曰江河為陸郭璞注曰因
山谷遮禽獸曰陸爾雅曰轡視也音馬板反曰

塗山名在陸面據衡陰箕背王屋浸以波澹夤以滎洛

衡陰衡山之北山海經曰雒水出焉東曰衡山多

青腹地里志云雒縣衡山澧水所出在今鄧州向城縣

北王屋山在今王屋縣北周禮曰豫州其浸波澹其川

滎洛水經注云澠水出黃山在今隨州棗陽縣東北又

云波水出歇馬嶺即應劭所謂孤山波水所出金山石
者今在汝州魯山西北滎水在滎陽縣東是也
林殷起乎其中峨峨磴磴鏘鏘唯唯隆穹槃回嵒峗錯

乾隆四年校刊

後漢書卷九十一

四

崔也金山金門山也水經注云在澠池縣南石林大石山

中有雜樹木有祠名大石祠山高二百丈也殷音於謹

反磴音五來反唯音徂回反嶠音隅峴音魚軌反並高

貌神泉側出丹水涅池怪石浮磬耀焜于其陂爾雅曰

出穴出側出也丹水涅水在今鄧州怪石怪異好石其

似玉者浮磬若泗水中石可以為磬也耀焜光也

土毛則摧牧薦草芳茹甘荼字曰食土之毛誰非君臣

推相傳音角摧牧未詳莊子曰麋鹿食薦一曰草稠曰

薦茹菜也爾雅曰荼苦菜也詩曰堇荼如飴飴亦甘也

此其芸菹昌本深蒲此音紫其音其爾雅曰菹月爾郭

草也說文云似苜蓿菹音資云都反廣雅曰菹菹也其

根似茅根可食昌本昌蒲根也深蒲謂蒲白生深水之

中芝蒨堇苴蕘荷芋渠芝蒨草也禮記曰芝栭菱根蒨

音戶官反禮記曰堇苴粉榆鄭注云苴堇類也蕘荷苗

似薑根色紅紫似芙蓉可食芋渠即芋魁也一名蹲鴟

大葉其根亦可食也桂荏鳧葵格菲菹于爾雅曰蘇桂荏方言曰

葵葉團似蓴生水中今俗名水葵爾雅曰荏菹葱格與

茗古字通菹音子閭反即巴苴一名芭蕉于軒于也一

名菹生於水中矣其植物則玄林包竹藩陵蔽京珍林嘉樹建

木叢生玄猶幽也包叢生也爾雅曰大阜曰椿梧栝栢

柎柳楓楊並木名也柎音矩豐彤對蔚釜頡參爽並林

也對音徒對反釜音吟參木貌翁習春風含津吐榮鋪于布

音所金反爽叶韻音生鋪音敷唯音以揆反郭璞注爾

灑唯扈薶熒惡可殫形雅云草木花初出為笋與薶通

爾雅曰

灑唯扈

薶熒惡

可殫形

鋪音敷

唯音以

揆反

郭璞注

爾雅

曰

灑唯

扈

薶

熒

惡

可

殫

形

鋪

音

敷

唯

音

以

云慝陰氣也害作言陰氣肅殺害於百草也周禮曰林衡掌巡林麓之禁令又曰牧師掌牧地凡田事贊焚萊除草也柞音士雅反邪斫木也然後舉天網頓八紘摯周禮柞氏掌攻草木及林麓

斂九藪之動物縵橐四野之飛征摯聚也子由反周禮職方氏掌九藪揚州

具區荊州雲夢豫州圃田青州孟諸兗州大野雍州弦蒲幽州豨養冀州楊紆并州昭余祁鄭玄注云澤無水

日藪動物謂禽獸也縵音胡犬反又胡串反說文曰縵落也國語曰縵於山有罕賈逵注云縵還也橐囊也音

託四野四方之鳩之乎茲囿之中山敦雲移羣鳴膠膠野飛征飛走也

鄙駮譟謹子野聽聳離朱日眩隸首策亂陳子籌昏鳩聚

也敦音屯亦積聚也鄙駮獸奮迅貌也鄙音普美反駮音俟韓詩曰駮駮俟俟或羣或友眩亂也叶韻音玄隸首黃帝時善筭者也陳子陳平善於

籌策也昏亂也言禽獸多不可筭計於時營圍厥廓充

斥川谷罽羅繇彌綸阡澤臯牢陵山罽音浮雉網也罽兔罟也繇羣

網也音力官反並見爾雅阡音苦庚反蒼頡篇曰阡壑也臯牢猶牢籠也孫卿子曰臯牢天下而制之若制子孫也諸本有作校隊案部前後有屯甲乙相伍戊己為牢柵者非也

堅周禮司馬職曰前後有屯甲乙謂相次也伍伍長也戊己居中為中堅也乘輿乃以吉月

之陽朔登于疏鏤之金路六驥駮之玄龍建雄虹之旌

夏揭鳴鳶之修橦陽朔十月朔也疏鏤謂彫鏤也周遷輿服雜記曰玉路重輅也金路玉路

形制如一六駕六馬也續漢志曰天子五路駕六馬驥駮馬名左傳云唐成公有兩驥駮馬周禮曰馬高八尺

日龍禮記曰孟冬乘玄輅駕鐵驪今此亦順冬氣而乘玄也郭璞注爾雅云虹雙出色鮮盛者為雄左傳云舞

師題以旌夏杜預注云旌夏大旌也揭舉也音渠列反禮記曰前有塵埃則載鳴鳶鳶鳴也音緣鳴則風動故

畫之於旌旗以候埃塵也曳長庚之飛鬃載日月之太

常棲招搖與玄弋注枉矢於天狼長庚即太白星鬃音所交反即旌旗所垂

乾隆四年校刊

後漢書卷九十七 列傳

之羽毛也太常天子所建大旗也畫之日月周禮云日月為常招搖玄弋天狼並星名也杜矢妖星蛇行有尾目赤畫於旌旗也。劉攽曰案妖星可見尾目而已又言其赤非也亦當作亦上文大常畫日月故云亦畫也

羽毛紛其影馳揚金髮而拖玉瓊影音必由反馳音羊

救反蔡邕獨斷曰金髮者馬冠也高廣各四寸在馬鬣前髮音無犯反一音子公反瓊馬帶以玉飾之音襄

屯田車於平原播同徒於高岡旃旒摻其如林錯五色

以摛光詩小雅曰我車既好又曰射夫既同言徒衆齊

音所金反與森字同。劉攽曰清氛埃埽野場誓六師搜

日注我車既好案我當作田清氛埃埽野場誓六師搜

雋良野場謂除其草萊令得驅馳也左司徒勒卒司馬

平行車攻馬同教達戒通周禮曰司徒若將有軍旅會

以作其衆又曰司馬狩田以旌為左右和之門前後有

屯百步有司巡其前後鄭注云正其士之行列詩小雅

日我車既攻我馬既同毛萇注云攻堅也同伐咎鼓撞

齊也戎事齊力尚強也田獵齊足尚疾也

華鍾獵徒縱赴榛叢咎鼓大鼓也音公刀反徽媿霍奕

別鶩分奔騷擾聿皇往來交舛紛紛回回南北東西媿音

呼獲反並風行雲轉匈磻隱匈黃塵勃瀚闐若霧昏

苦蓋反匈音火宏反日月為之籠光列宿為之翳昧

並聲也瀚音烏董反狡課才勁勇程氣狗馬角逐鷹鷗競鷲驍騎

旁佐輕車橫厲相與陸梁聿皇于中原絹狽踠縱特肩

脰完羝搗介鮮散毛族梏羽羣絹繫也與胃通工犬反

蹄踠善升馮狽音昆縱猶撞也揚雄方言曰吳楚之間

或謂予為縱音楚江反韓詩齊風曰並驅從兩肩兮薛

君傳曰獸三歲曰肩脰頸也謂中其頸也脰音豆完羝

野羊也臣賢案字書作羝音戶官反與完通梏諸家並

乾隆四年校刊

古酷反案字書枯從手 然後飛鋌電激流矢雨墜各指

即古文攪字謂攪擾也 所質不期俱殪竄伏扔輪發作梧轄

質者鄭玄云質正也正音征扔音人證反聲類曰扔摧

也言為輪所摧也梧支梧也音悟謂支著車也轄車軸

頭也音衛謂車 軸轄而殺之 殺及狂擊頭陷顱碎獸不得彖禽不得

警 音丑戀反警視也叶韻音疋例反及音殊 或夷由未

殊顛狼頓躓蝻蝻蟬蟬充衢塞隧葩華蒞布不可勝計

夷由不行也楚詞曰君不行兮夷由未殊謂未死 若夫

驚獸毅蟲倨牙黔口大匈哨後縕巡歐紆負隅依阻莫

敢嬰禦 爾雅曰駁如馬倨牙食虎豹黔黑也周禮考工

記曰大匈耀後有力而不能走鄭玄注曰耀讀 乃使

子曰有衆逐虎虎負隅莫之敢撓撓迫也禦扞也

鄭叔晉婦之徒睽孤剗刺裸裎袒裼 鄭叔鄭莊公弟太

大叔于田乘乘馬禮裼暴虎獻于公所孟子曰晉人有

馮婦者善搏虎攘臂下車衆皆悅之睽離也孤獨也謂

挺身刺獸剗亦刺也音苦圭反爾雅曰袒裼肉袒也 冒

孟子曰袒裼裸裎於我側說文曰程裸也其字從衣

楸柘搓棘枳窮浚谷底幽嶰暴斥虎搏狂兕獄齧熊拏

封豨 爾雅曰楸山桑也音一染反搓斫也音仕雅反嶰

謂山澗也蒼頡篇曰斥大也齧亦狂也音吉曳反

說文曰兕似野牛而青色拏音劫 或輕訛趨悍廩疏婁

古字通封大也豨豬也虛起反 領犯歷嵩巒陵喬松履修橐踔躡枝杪標端尾蒼雌猗

玄援木產盡寓屬單 說文曰趨行輕貌廩疏猶搜索也

廩音所由反字林曰婁山巔也音力于反爾雅曰山大

而高曰嵩山小而高銳曰巒音莫寒反踔跳也音勅

乾隆四年校刊

後漢書卷九十一

列傳

獼猴而大黃黑色尾長數尺未有兩岐兩則自懸於樹以尾塞鼻零陵南康人呼之音餘建平人呼之音相贈遺之遺也又音余救反皆土俗輕重不同耳倚音居蠃反說文曰偏引一足也木產謂巢栖之類也寓屬謂穴居之屬也

罕罔合部 晉弋同曲類行並驅星布麗屬曹伍相保各有分局

罕亦網也相如上林賦曰戴雲罕續漢志曰將軍有部部下有曲晉魚網也音增弋繳射也分音扶問反

增落飛流 織羅絡縠遊雉羣驚晨鳧輩作翬

增弋矢也落與礮同音補何反又補羅貌也縠與幕通翬飛也音揮雪音素洽爾乃蘋觀高反廣雅曰雪雨也言鳥中繳如雨之落

然雲起雪爾雹落 蹈改乘回轅沂恢方撫馮夷策句芒超荒忽出重陽厲

馮夷河伯也句芒東方之神也荒忽幽遠也重陽天也雲漢天河也天潢星也

雲漢橫天潢 導鬼區徑神場

蘋遠也音名小反田獵既罷故改乘回轅也左傳曰改乘轅而北之沂上也恢大也

詔靈保召方相驅厲疫走蚺祥

靈保神巫也楚辭九歌方相氏掌執戈揚楯帥百隸以毆疫洪範五行傳曰蚺射人生於南越謂之短狐詩蟲魚疏曰一名射景如鼈

三足今俗謂之水弩也 捐罔兩拂游光枷天狗緹墳

劉攽曰正文案導當作道

半 捐音所交反鄭注周禮曰捐除也國語曰木石之怪

命包曰天狗主守財緹繫也音息列反墳羊土之怪其形似羊見家語

然後緩節舒容裴

回安步降集波籊川衡澤虞矢魚陳罟

波籊池籊也前池中作室可用栖鳥入則捕之又曰折竹以繩綿連禁禦使人不得往來也周禮川衡掌川澤之禁令澤虞掌國澤之政令也左傳曰魯隱公矢魚於棠矢亦陳也國語曰魯宣公夏濫罟於泗川里革斷其罟而棄之曰古者大寒降水虞於是登川禽而嘗之於廟行諸國助宣氣也今魚方孕又行罟貪無藝也公曰吾之過也籊音

茲飛宿沙田開古蠱 翬終葵揚關斧刊重冰撥蟄

治音翬終葵揚關斧刊重冰撥蟄

戶測潛鱗踵介旅茲飛即伏飛也呂氏春秋曰荆人伏飛涉江中流兩蛟繞其船伏飛拔劍

赴江刺蛟殺之魯連子曰古善漁者宿沙渠子使漁山側雖十宿沙子不得魚焉宿沙非暗於漁道也彼山者

非魚之所生也晏子春秋曰公孫捷田開疆古冶子事景公以勇晏子勸景公餽之二桃曰計功而食之公孫

捷持楯而再搏乳虎若捷之功可以食桃田開疆曰吾仗兵禦三軍者再可以食桃古冶子曰吾嘗濟河龍銜

左驂以入砥柱之流吾逆而百步順流九里得龍頭鶴躍而出可以食桃矣二子皆反其桃契領而死古冶子

曰二子死之吾獨生不仁亦契領而死盡與冶通鞏亦揮也廣雅曰終葵椎也關斧斧名也刊除也踵猶尋也

介謂鱗蟲之屬也旅衆也○劉攽曰注公孫捷持楯而再搏乳虎案如下文則此少曰吾二字

逆獵湍瀨濟薄汾撓淪滅潭淵左挈夔龍右提蛟鼉春獻王鮪

夏薦鼈鼉濟音蒲良反撓奴教反並入水貌也淪滅謂沒於水中也鼈音壇鮪鱸屬也大者為王鮪

小者為叔鮪禮記季春之月天子始乘舟於是流覽徧薦鮪於寢廟季夏之月令漁師取鼈也

照殫變極態上下究竟山谷蕭條原野嶮嶮上無飛鳥

下無走獸虞人植旂獵者効具車弊田罷旋入禁囿謂周流觀覽也周禮曰植虞旌以屬禽鄭注曰植猶樹也田上樹旗令獲者皆致其禽也又曰車弊獻禽以享

禘注曰車弊車止也嶮音力救棲遲乎昭明之觀休息

乎高光之榭以臨乎宏池宏大也鎮以瑤臺純以金堤樹

以蒲柳被以綠莎潢瀆沆漭錯紵粲委天地虹洞固無

端涯大明生東月朔西陂純綠也音之尹反蒲亦柳也潢音胡廣反瀆音養沆音胡

朗反漭音莽並水貌也錯紵交結也紵音之忍反委音於危反虹洞相連也虹音胡貢反朔生也禮記曰大明

生於東月生於西鄭注曰大明日也乃命壺涿驅水蠱逐

罔螭滅短狐籍鯨鯢周禮壺涿氏掌除水蠱涿音丁角反螭音公戶反罔謂罔兩也螭龍

乾隆四年校刊

後漢書卷九十七

河傳

也短狐即蜮也籍音七亦反說文曰刺也周禮鼈人掌以時簮魚鼈龜蜃鄭眾注云簮謂以杖刺泥中搏取之然後方餘皇連舳舟張雲帆施蜺幃靡颺風陵迅流發

擢歌縱水謳淫魚出著蔡浮湘靈下漢女游方猶並也餘皇吳之

船名也見左傳舳小舟也音渠恭反淮南子曰越舳蜀艇不能無水而浮帆音凡幃帳也音直由反應疾風也

音楚疑反武帝秋風詞曰蕭鼓鳴兮發擢歌劉向列女傳曰津吏之女中流奏河激之歌韓詩外傳曰瓠巴鼓

琴淫魚出聽淮南子曰上有叢菁下有伏龜論語曰臧文仲居蔡注云龜出蔡地故以為名也湘靈舜妃溺於

湘水為湘夫人也見楚詞漢女水禽鴻鵠鴛鴦鷓鴣鷺鷥

鵠鷓鴣鷺鷥乃安斯寢戢翮其涯鴛鴦匹鳥也鷓鴣白鷓也鷺鷥屬

也爾雅曰鷓鴣今謂之鷓鴣音括鷓鴣也揚孚異物志云能沒於深水取魚而食之不生卵而孕雛於池

澤間既胎而又哇生多者生八九少生五六相連而出若絲緒焉水鳥而巢高樹之上鷓鴣白鷓也鷺鷥也鷺

音步歷反鷓音梯楊雄方言曰野鳥也甚小好沒水魴中膏可以瑩刀劔寢宿也詩曰乃安斯寢涯水濱也

鱣鱣編鯉鯢鱔樂我純德騰踊相隨雖靈沼之白鳥

孟津之躍魚方斯蔑矣鱣音緒似魴而弱鱣鱣音徐林反口在頷下大者長七八尺鱣

音卑連反魴之類也鯉音偃今鯉額白魚也鱔音嘗詩蟲魚疏曰今黃頰魚也魴音沙或作鯢郭義恭廣志曰

吹沙魚大如指沙中行詩大雅曰王在靈沼於物魚躍鄭玄注云靈沼之水魚盈滿其中也皆以跳躍又曰白

鳥翺翺翺肥澤也音學言並得其所也尚書然猶詠歌中候曰武王度孟津白魚躍入于王舟中也

於伶蕭載陳於方策豈不哀哉伶樂官也詩國風序曰衛之賢者仕於伶官禮

記曰文武之道布在方策又曰百名以上書於策不為宗廟

既享庖厨既充車徒既簡器械既攻禮記曰天子歲三田一為乾豆二為

賓客三為充君之庖然後擺牲班禽淤賜犒功羣師疊伍伯校干

重山疊常滿房俎無空

廣雅曰俎開也字書擺布字也音步買反班固西都賦曰置互

擺牲班布也於與飲同左傳曰加饌則飲賜犒勞也山壘畫為山文禮記曰山壘夏后氏之樽也又曰周以房

俎鄭玄注云房謂足下酒正案隊膳夫巡行清醪車湊

燔炙騎將鼓駭舉爵鍾鳴既觴

周禮酒正中士辯五齊之名三酒之物膳夫上

士掌王之食飲膳羞說文曰醪汁滓酒也大雅曰或燔或炙將行也既盡也流俗本爵字作燔既字作暨皆誤

若乃陽阿衰斐之晉制闡龜華羽之南音

淮南子曰歌采菱發陽阿

禮記曰嘽諧慢易之音作而人康樂鶡冠子曰南方萬物華羽焉故以調羽也

所以洞蕩匈臆

發明耳目疏越蘊愒駭恫底伏

越散也蘊愒猶積聚也恫與畜通恫音洞底伏

猶滯伏也呂氏春秋曰昔陰康氏之始陰多滯伏湛積故作爲舞以宣導之此言作樂亦以疏散滯伏之象

鐙鐙鎗鎗奏于農郊大路之衢與百姓樂之

鐙鐙鎗鎗鎗鎗之聲

也鐙音橫鎗音測庚反孟子謂齊宣王曰今王與百姓同其樂則王矣農郊田野也是以明德耀

乎中夏威靈暢乎四荒東鄰浮巨海而入享西旅越葱

嶺而來王南徼因九譯而致貢朔狄屬象胥而來同享

來助祭也孔安國注尚書曰西旅西戎遠國也葱嶺西域山也西河舊事曰嶺上多葱因以名焉徼塞之道也

九譯謂九重譯語而通中國也尚書大傳曰周成王時越裳氏重九譯而貢白雉朔狄北狄也周禮象胥掌蠻

夷戎翟之國使傳王之言而論說焉以和親之鄭注云通夷狄之言者曰象胥其有才智者也此類之本名東

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此官正為象者周始有南越重譯來貢獻是以名通言語之官為象

胥胥音諧劉攽曰注名通言語之官為象胥蓋安不

忘危治不忘亂道在乎茲斯固帝王之所以曜神武而

折遐衝者也

晏子春秋曰晉平公欲攻齊使范昭觀焉景公觴之范昭曰願請君之棄酌景公曰

乾隆四年校刊

後漢書卷九十一

十一

諾范昭已飲晏子命徹尊更之范昭歸以報晉平公曰齊未可伐也吾欲慙其君而晏子知之仲尼聞之曰起於尊俎之間而折衝千里之外

方今大漢收功於道德之林致平於仁義之淵忽蒐狩之禮闕槃虞之佃槃樂也虞與娛同闇昧不覩

日月之光聾昏不聞雷霆之震于今十二年為日久矣

亦方將刊禁臺之祕藏發天府之官常由質要之故業

率典刑之舊章周禮八法四曰官常以聽官理天府掌祖廟之守藏與其禁令察羣吏之理左

傳云晉趙盾為國政由質要杜預注采清原嘉岐陽登

俊傑命賢良舉淹滯拔幽荒清原地在河東聞喜縣北左傳曰晉蒐于清原作五

軍又楚椒舉曰周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陽之蒐禮記月令孟夏命大尉贊傑俊遂賢良左傳楚平王詰姦慝

舉淹滯杜預注云淹滯有才德而未叙者也察淫侈之華譽顧介特之實功

聘畎畝之羣雅宗重淵之潛龍華譽虛譽也介特謂孤隴畝之中也司馬相如上林賦曰掩羣雅音乃儲精山

藪歷思河澤日躡鼎俎耳聽康衢營傳說於胥靡求伊

尹於庖廚索膠鬲於魚鹽聽宵戚於大車驪視也音所解反鼎俎謂

伊尹負鼎以干湯也墨子曰湯舉伊尹於庖廚之中康

衢謂宵戚也說苑曰宵戚飯牛於康衢擊車輻而歌頌

鼠傳說代胥靡刑人築於傳巖之野高俾之昌言而宏

宗夢得之孟子曰膠鬲舉於魚鹽也

議軼越三家馳騁五帝悉覽休祥摠括羣瑞俾使也昌

也前書揚雄曰宏言崇遂棲鳳皇於高梧宿麒麟於西

園納焦僥之珍羽受王母之白環韓詩外傳曰黃帝時

梧桐食帝竹實尚書中候曰黃帝時麒麟在園帝王記日堯時焦僥氏來貢沒羽西王母慕舜之德來獻白環

乾隆四年校刊

後漢書卷九十一 列傳

七

也永逍遙乎宇內與二儀乎無疆貳造化於后土參神

施於昊乾超特達而無儔煥巍巍而無原論語孔子曰

乎其有文章巍巍乎其有成功豐千億之子孫歷萬載而永延詩大雅

百祿子孫禮樂既闕北轅反旆至自新城背伊闕反洛

京闕止也音苦穴反新城縣屬河南郡今伊闕縣頌奏忤鄧氏滯於東觀十年

不得調因兄子喪自劾歸融集云時兄伉子在融舍太

后聞之怒謂融羞薄詔除欲仕州郡遂令禁錮之融集云時

左將奏融遭兄子喪自劾而歸離署當免官制曰融典校祕書不推忠盡節而羞薄詔除希望欲仕州郡免官

勿罪禁錮太后崩安帝親政召還郎署復在講部出為

河間王廩長史時車駕東巡岱宗延光三年○劉歆曰正文廩長史案廩長

白是官名後人不知妄加史字融出東巡頌帝奇其文召拜郎中及北

鄉侯即位融移病去為郡功曹陽嘉二年詔舉敦樸城

門校尉岑起舉融徵詣公車對策拜議郎續漢書曰融對策於北宮

端大將軍梁商表為從事中郎轉武都太守時西羌反

叛征西將軍馬賢與護羌校尉胡疇征之而稽久不進

融知其將敗上疏乞自劾曰今雜種諸羌轉相鈔盜宜

及其未并亟遣深入破其支黨而馬賢等處處留滯羌

胡百里望塵千里聽聲今逃匿避回漏出其後則必侵

寇三輔為民大害臣願請賢所不可用關東兵五千裁

假部隊之號盡力率厲埋根行首以先吏士埋根言三不退

乾隆四年校刊

旬之中必克破之臣少習學藝不更武職猥陳此言必
受誣罔之辜昔毛遂廝養為眾所蚩終以一言克定從

要毛遂趙平原君趙勝客也居門下三年時平原將與

楚合從以毛遂備三十人數其十九人相與笑之比臣懼賢等專守一城

言攻於西而羌出於東且其將士必有高克潰叛之變

左傳曰鄭使高克率師次於河上朝廷不能用又陳星

李參畢參西方之宿畢為邊兵至於分野并州是也參

申為晉分并州之地西戎北狄始將起乎宜備二方尋而隴西羌

反烏桓寇北郡皆卒如融言三遷桓帝時為南郡太守

先是融有事忤大將軍梁冀旨冀諷有司奏融在郡貪

濁免官髡徙朔方自刺不殊得赦還復拜議郎重在東

觀著述以病去官融才高博洽為世通儒教養諸生常

有千數涿郡盧植北海鄭玄皆其徒也善鼓琴好吹笛

達生任性不拘儒者之節居宇器服多存侈飾常坐高

堂施絳紗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弟子以次相傳鮮有

入其室者嘗欲訓左氏春秋及見賈逵鄭眾注乃曰賈

君精而不博鄭君博而不精既精既博吾何加焉但著

三傳異同說注孝經論語詩易三禮尚書列女傳老子

淮南子離騷所著賦頌碑誄書記表奏七言琴歌對策

遺令凡二十一篇初融懲於鄧氏不敢復違忤執家遂

乾隆四年校刊

後漢書卷九十一

七

為梁冀草奏李固又作大將軍西第頌以此頗為正直
所羞年八十八延熹九年卒于家遺令薄葬族孫日碑

獻帝時位至太傅

三輔決錄注
日碑字翁叔

論曰馬融辭命鄧氏逡巡隴漢之間將有意於居貞乎

隴漢之間謂客於漢陽時易
屯卦初九日磐桓利居貞

既而羞曲士之節惜不貲

之軀

莊子曰曲士不可語
於道者束於教也

終以奢樂恣性黨附成譏固

知識能匡欲者鮮矣

識性也
匡正也

夫事苦則矜全之情薄生

厚故安存之慮深

老子曰人之輕死者以其
求生生之厚也是以輕死

登高不懼

者胥靡之人也

前書音義曰胥相也靡隨也謂相隨受
刑之人也莊子曰胥靡登高也不懼遺

死生也此為矜全之情薄也○劉
放曰注胥靡登高也案文多也字

坐不垂堂者千金之

子也

前書鼂錯曰千金之子坐不
垂堂此為安存之慮深也

原其大略歸於所安

而已矣物我異觀亦更相笑也

後漢書卷九十上

而與突厥

後漢書卷九十下

宣

城

其室

太守

范曄撰

非寒唐

章

懷

帶

子

賢注

蔡邕列傳第五十下

蔡邕傳

蔡邕字伯喈陳留圉人也

圉縣故城在今汴州陳留縣東南

六世祖勲

謝承書曰

好黃老平帝時為郿令王莽初授以厭戎連

率

王莽改隴西郡曰厭戎郡守曰連率

勲對印綬仰天歎曰吾策名漢室

死歸其正昔曾子不受季孫之賜况可事二姓哉

禮記曰曾

子有疾童子曰華而晬大夫之簣歟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簣曾元曰幸而至於旦

乾隆四年校刊

後漢書卷九十一

列傳

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也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言雖臨死不失正道也○劉攽曰注爾之愛我也不如彼也案文多一字也遂攜將家屬逃入深山與鮑宣卓茂等同不仕新室父稜亦有清白行諡曰貞定公邕祖攜碑云攜字叔業有周之胄昔蔡叔沒成王命其子仲使踐諸侯之位以國氏姓君其後也君曾祖父勲哀帝時以孝廉為長安郎長及君之身增修厥德順帝時以司空高弟遷新蔡長年七十九卒長子稜字伯直處俗孤黨不協于時垂翼華髮人爵不升年五十三卒諡法曰清白守節曰貞純行不差曰定邕性篤孝母常滯病三年邕自非寒暑節變未嘗解襟帶不寢寐者十旬母卒廬于冢側動靜以禮有兔馴擾其室傍又木生連理遠近奇之多往觀焉與叔父從弟同居三世不分財鄉黨高其義

少博學師事太傅胡廣好辭章數術天文妙操音律植帝時中常侍徐璜左悺等五侯擅恣聞邕善鼓琴遂白天子勅陳留太守督促發遣邕不得已行到偃師稱疾而歸閑居翫古不交當世感東方朔客難及揚雄班固崔駰之徒設疑以自通揚雄作解嘲班固作答賓戲崔駰作達旨乃斟酌羣言韙其是而矯其非是也作釋誨以戒厲云爾有務世

公子誨於華顛胡老曰顛頂也華顛謂白首也新序齊王對閭邱邛曰士亦華髮墮顛而後可用耳左傳宋司馬子魚曰雖及胡考獲卽取之杜預注曰胡考元老之稱蓋聞聖人之

大寶曰位故以仁守位以財聚人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然則有位斯貴有財斯富行義達道士之司也

乾隆四年校刊

故伊摯有負鼎之術仲尼設執鞭之言

摯伊尹名也史記曰伊尹欲干

湯而無由乃為有莘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於王道術自媒術也論語孔子曰行義以達其道又曰富而

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周禮滌狼氏下士八人執鞭以辟道也甯子有清商之歌百

里有豢牛之事淮南子曰甯戚欲干齊桓公窮困無以

於郭門飯牛車下望見桓公乃擊牛角而商歌桓公聞之曰異哉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三齊記載其歌

曰南山斫白石爛生不遭堯與舜禪短布單衣適至斫

從昏飯牛薄夜半長夜漫漫何時旦公悅之以為大夫

斫音岸斫音尸諫反百里奚虞大夫也史記趙良曰百里奚自鬻於秦衣褐食牛期年而後穆公知之舉之牛

口之下說文夫如是則聖哲之通趣古人之明志也夫

日豢養也子生清穆之世秉醇和之靈覃思典籍韞積六經安貧

樂賤與世無營沈精重淵抗志高冥包括無外綜析無

形其已久矣曾不能拔萃出羣揚芳飛文孟子曰若仲

萃出乎其類登天庭序彞倫掃六合之穢慝清宇宙之埃塵

連光芒於白日屬炎氣於景雲瑞應圖曰景雲者太平

之應也一日慶雲也時逝歲暮默而無聞小子惑焉是以有云方今聖上寬

明輔弼賢知崇英逸偉不墜於地德弘者建宰相而裂

土才羨者荷榮祿而蒙賜羨音以戰反盍亦回塗要至

俛仰取容回曲也要音一遙反言履輯當世之利定不

拔之功榮家宗於此時遺不滅之令蹤遺猶夫獨未之

思邪何為守彼而不通此此謂榮祿胡老傲然而笑曰

若公子所謂觀曖昧之利而忘昭哲之害專必成之功

而忽蹉跌之敗者已公子諛爾斂袂而興曰胡為其然

也諛然翕斂之貌音所六反胡老曰居吾將釋汝居猶坐也昔自太

極君臣始基太極天地之始也易曰有太極是生兩儀有羲皇之洪寧唐

虞之至時洪大也三代之隆亦有緝熙五伯扶微勤而撫

之于斯已降天網縱人絃弛王塗壞太極賈逵注國

日君臣土崩上下瓦解淮南子曰武王伐紂左操黃鉞右執白旄麾之則瓦解而走遂

而土崩於是智者騁詐辯者馳說武夫奮略戰士講銳講

也電駭風馳霧散雲披變詐乖詭以合時宜或畫一策

而縮萬金或談崇朝而錫瑞珪戰國策曰秦昭王見頓弱頓弱曰韓天下之喉

咽也魏天下之膏臆也王資臣萬金而游之天下可圖也秦王曰善乃資萬金使東遊韓魏入其將相北遊燕

趙而殺李牧齊王入朝四國畢從頓子說之也史記曰虞卿說趙孝成王見賜黃金百鎰再見賜白璧一雙

連衡者六印磊落合從者駢組流離連衡謂張儀合從謂蘇秦並也組綬也流離光彩見也

隆貴翕習積富無崖據巧蹈機以忘

其危夫華離蒂而萎條去幹而枯女冶容而淫士背道

而辜人毀其滿神疾其邪利端始萌害漸亦牙速速方

轂天天是加詩小雅曰速速方穀天天是掇毛萇注云速速陋也鄭玄注云穀祿也言鄙陋小人

將貴而得祿也天殺也掇破之也韓詩亦同此作轂者蓋謂小人乘寵方轂而行方猶並也劉敞曰正文天天是加案上天當作

天據今詩文正然欲豐其屋乃蔀其家易豐卦上六曰豐其屋蔀其家

王弼注云蔀覆也屋厚是故天地否閉聖哲潛形易文

覆暗之甚也蔀音部天地閉石門守晨沮溺耦耕論語曰子路宿於石門晨

賢人隱石門守晨沮溺耦耕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

鄭玄注云石門魯城外門也晨門主晨夜開顏歎抱璞

閉者又曰長沮桀溺耦而耕竝隱遁人也

遠瑗保生戰國策齊宣王謂顏歎曰願先生與寡人遊

璞不完士生鄙野選而祿焉非不貴也而形神不全歎願得晚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無罪以當貴清靜以自

娛知足以歸反於璞則終身不辱論語孔子曰遠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此為保其生也

齊人歸樂孔子斯征雍渠駟乘逝而遺輕論語曰齊人饋女樂季桓

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史記曰衛靈公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參乘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於是

醜之去衛適曹遺輕謂若弃輕細之物而去言惡之甚也夫豈傲主而背國乎道不

可以傾也且我聞之日南至則黃鍾應融風動而魚上

冰蕤賓統則微陰萌蒹葭蒼蒼而白露凝月令仲冬律中黃鍾融風艮之

風也月令孟春東風解凍魚上冰又仲夏之月律中蕤賓微陰謂一陰爻生也詩秦風曰蒹葭蒼蒼白露為霜

爾雅曰蒹蘆也寒暑相推陰陽代興運極則化理亂相承

今大漢紹陶唐之洪烈盪四海之殘災隆隱天之高拆

絙地之基絙音古鄧反皇道惟融帝猷顯丕泯泯庶類

含甘吮滋泯泯齊貌檢六合之羣品濟之乎雍熙羣僚恭已

於職司聖主垂拱乎兩楹君臣穆穆守之以平濟濟多

士端委縉緹端委禮衣也左傳曰太伯端委以持周禮說文曰縉赤白色也緹系綬也音它丁反

鴻漸盈階振鷺充庭易曰鴻漸于陸鴻水鳥也漸出於陸喻君子仕進於朝詩曰振振鷺

鷺于下注云鷺白鳥也喻譬猶鍾山之玉泗濱之石累

珪璧不為之盈採浮磬不為之索山海經曰黃帝取密山之玉策投之鍾山

之陽尚書曰泗濱浮磬注云水中見石可以為磬言曩鍾山多玉泗水多石喻漢多賢人索盡也音所洛反曩

乾隆四年校刊

者洪源辟而四隩集武功定而干戈戢獫狁攘而吉甫

宴城濮捷而晉凱入辟開也音頌亦反謂禹理洪水而

音於六反武功定謂武王伐紂詩周頌曰載戢干戈詩

小雅曰薄伐獫狁至于太原吉甫燕喜既多受祉鄭玄

注曰吉甫既伐獫狁而歸天子以燕禮樂之也左故當

其有事也則簞笠竝載環甲揚鋒不給於務藁音素和

日荷簞荷笠毛萇注云荷揭也簞當其無事也則舒紳

緩佩鳴玉以步綽有餘裕夫世臣門子替御之族詩小

曾我替御侍御也天隆其祐主豐其祿抱膺從容爵位

自從攝須理髯餘官委貴其進取也順傾轉圓不足以

喻其便逡巡放屣不足以況其易夫有逸羣之才人人

有優贍之智童子不問疑於老成矐矐不稽謀於先生

心恬澹於守高意無為於持盈老子曰持而盈之不如

必傾也粲乎煌煌莫非華榮明哲泊焉不失所寧泊猶

狂淫振蕩乃亂其情貪夫殉財夸者死權賈誼鵬鳥賦

華者必死瞻仰此事體躁心煩闇謙盈之効迷損益之

於權執也數易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又曰損益盈虛與時偕行王

為有餘損益騁駑駘於修路慕騏驥而增驅卑俯乎外

戚之門乞助乎近貴之譽榮顯未副從而顛踣踣音步

韻音下獲熏胥之辜高受滅家之誅詩小雅曰若此無

也胥相也痛病也言此無罪之人而使有罪者相師而

病之是其大甚見韓詩前書曰史遷薰胥以刑音義云

謂相薰蒸得罪也 前車已覆襲軌而驚曾不鑒禍以知

畏懼予惟悼哉害其若是害何也音曷天高地厚跼而踏之

詩小雅曰謂天蓋高不敢不跼謂地蓋厚不敢不踏怨豈在明患生不思戰戰兢兢

必慎厥尤且用之則行聖訓也舍之則藏至順也論語

孔子曰用則行舍則藏故言聖訓也九河盈溢非一凶所防九河謂河水分為九道爾

雅曰徒駭太史馬頰覆舖胡蘇帶甲百萬非一勇所抗

協韻音今子責匹夫以清宇宙庸可以水旱而累堯湯

乎懼煙炎之毀燔何光芒之敢揚哉烟炎烟火之微細者言常懼微細以

致毀滅杜預注左傳曰吳楚之間且夫地將震而樞星

直井無景則日陰食晏子見伯常騫問曰昔吾見維星絕樞星散地其動乎見晏子春秋

陰食謂不顯食也凡日陰食則井無影也元首寬則望舒朏侯王肅則月側

匿望舒月也尚書大傳曰晦而月見西方謂之朏朔而月見東方謂之側匿則侯王肅朏則侯王舒注

肅急也是以君子推微達著尋端見緒履霜知冰踐露

知暑時行則行時止則止消息盈沖取諸天紀易坤文言曰履

霜堅冰至艮卦曰時行則行時止則止豐卦曰天地盈虛與時消息利用遭泰可與處否

樂天知命持神任已羣車方奔乎險路安能與之齊軌

思危難而自豫故在賤而不恥方將騁馳乎典籍之崇

塗休息乎仁義之淵藪前書司馬相如曰游于六藝之園馳騫乎仁義之塗班固曰有

覈仁義之林藪也槃旋乎周孔之庭宇揖儒墨而與為友舒之

足以光四表收之則莫能知其所有若乃丁千載之運

乾隆四年校刊

後漢書卷九十一 列傳

應神靈之符閭閻闔乘天衢擁華蓋而奉皇樞古今注曰華蓋

黃帝所作也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常有五色雲氣金枝玉葉因而作華蓋納玄策於聖德

宣太平於中區計合謀從已之圖也勲績不立予之辜

也龜鳳山翳霧露不除踴躍草萊祗見其愚不我知者

將謂之迂龜鳳喻聖人霧露喻昏闇也迂曲也修業思真棄此焉如靜以

俟命不斃不渝斃厭也渝變也百歲之後歸乎其居詩晉風也毛萇注云

居墳墓也幸其獲稱天所誘也謂小人之妄得稱舉者天之所誘後必遇害也罕漫

而已非已咎也罕漫猶無所知聞也非君子之咎也昔伯翳綜聲於鳥語

葛盧辯音於鳴牛董父受氏於豢龍奚仲供德於衡軻

伯翳即秦之先伯益也能與鳥語見史記葛盧東夷介國之君也介葛盧聘於魯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

矣問之如其言晉太史蔡墨曰昔有董父實甚好龍能求嗜欲以飲食之以服事帝舜帝賜姓曰董氏曰豢龍

並見左傳奚仲薛之祖也世本曰奚仲作車衡軻也軻轅也

登御於驕騮非子享土於善圉狼臙取右於禽囚僂舜之巧

人也見尚書造父者秦之先也為周穆王御驕騮騶耳之乘非子亦秦之先善養馬周孝王使主馬於汧渭之間

馬大蕃息分土為附庸邑之於秦竝見史記圉養馬人也見周禮左傳曰戰於殺晉襄公縛秦囚使萊駒以

戈斬之囚呼萊駒失戈狼臙取戈弓父畢精於筋角飲

飛明勇於赴流壽王創基於格五東方要幸於談優父

弓王也闕子曰宋景公使弓王為弓九年來見公公曰為弓亦遲矣對曰臣精盡於弓矣獻弓而歸三日而死

公張弓東向而射矢踰西霜之山集彭城之東其餘力逸勁飲羽於石梁呂氏春秋曰荆人伏飛入江斬蛟前

書武帝時吾邱壽王子贛以善格五待制格五今之

籓也東方朔以善談笑俳優得幸班固曰朔應諧似優

乾隆四年校刊

後漢書卷九十七

列傳

九

杜預注左傳上官効力於執蓋弘羊據相於運籌僕不

能參跡於若人故抱璞而優遊前書上官桀武帝封為

車不得行解蓋授桀雖風蓋常屬車桑期門郎從上甘泉大風

弘羊洛陽賈人也以能心計為侍中於是公子仰首

降階忸怩而避忸怩心慙也忸音胡老乃揚衡含笑援

琴而歌衡眉目之間也歌曰練余心兮浸太清滌穢濁兮存正

靈和液暢兮神氣寧情志泊兮心亭亭嗜欲息兮無由

生蹕宇宙而遺俗兮眇翩翩而獨征太清謂天也和液

之出補河平長召拜郎中校書東觀遷議郎邕以經籍

去聖久遠文字多謬俗儒穿鑿疑誤後學熹平四年乃

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光祿大夫楊賜諫議大夫馬日

禪議郎張馴韓說太史令單颺等堂谿姓也先賢行狀

鄂長為西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邕乃自書冊於碑

使工鐫刻立於太學門外洛陽記曰太學在洛城南開

堂前石經四部本碑凡四十六枚西行尚書周易公羊

傳十六碑存十二碑毀南行禮記十五碑悉崩壞東行

論語二碑二碑毀禮記碑上有諫議大夫馬日禪議郎

蔡邕名○劉攽曰注論語二碑毀案文當是一碑毀若

二碑毀者當於後儒晚學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觀

視及摹寫者車乘日千餘兩填塞街陌初朝議以州郡

相黨人情比周乃制婚姻之家及兩州人士不得對相

監臨至是復有三互法三互謂婚姻之家及兩州人不

乾隆四年校刊

後漢書卷之九

列傳

九

遷山陽太守其妻鉅野薛氏女以三五互自上轉拜平原相是也禁忌轉密選用艱難幽冀二州久缺不補邕上疏曰伏見幽冀舊壤鎧馬所出鎧甲也周禮考工記曰燕無函函亦甲也言幽燕之地家家皆能為函故無函匠也左傳曰冀之北土馬之所生比年兵飢漸至空耗今者百姓虛縣萬里蕭條縣音闕職經時吏人延屬而三府選舉踰月不定臣經怪其事而論者云避三五十一州有禁當取二州而已又二州之士或復限以歲月狐疑遲淹以失事會愚以為三五之禁禁之薄者今但申以威靈明其憲令在任之人豈不戒懼而當坐設三五自生留閔邪昔韓安國起自徒中朱買臣出於幽賤竝以才宜還守本邦前書安國字長孺梁

人坐法抵罪居無幾天子使使者拜安國為梁內史起徒中為二千石買臣字翁子吳人家貧負薪賣以給食歌謳道中後拜會稽太守又張敞亡命擢授劇州豈復顧循三五繼

以末制乎前書敞字子高河東人也為京兆尹坐與楊

部有大賊天子思敞功使使者召拜為冀州刺史三公明知二州之要所宜速

定當越禁取能以救時敞而不顧爭臣之義苟避輕微

之科選用稽滯以失其人臣願陛下上則先帝蠲除近

禁其諸州刺史器用可換者無拘日月三五以差厥中

書奏不省初帝好學自造皇義篇五十章因引諸生能

為文賦者本頗以經學相招後諸為尺牘及工書鳥篆

者皆加引召遂至數十人說文曰牘書板也長一尺藝文志曰六體者古文奇字篆

乾隆四年校刊

後漢書卷九十一

列傳

十一

書隸書繆篆蟲書音義曰古文謂孔子壁中書也奇字
即古文而異者也篆書謂小篆蓋秦始皇使程邈所作
也隸書亦程邈所獻主於徒隸從簡易也繆篆謂其文
屈曲纏繞所以摹印章蟲書謂為蟲鳥之形所以書旛
也信侍中祭酒樂松賈護多引無行趣執之徒並待制鴻
都門下熹陳方俗閭里小事帝甚悅之待以不次之位
又市賈小民為宣陵孝子者復數十人悉除為郎中太
子舍人時頻有雷霆疾風傷樹拔木地震隕雹蝗蟲之
害又鮮卑犯境役賦及民六年七月制書引咎誥羣臣
各陳政要所當施行邕上封事曰臣伏讀聖旨雖周成
遇風訊諸執事宣王遭旱密勿祇畏無以或加尚書金
滕曰秋
大熟未獲天大雷電以風王乃問諸史百執事詩大雅
雲漢篇序曰宣王遇旱側身修行欲消去之故大夫仍

叔作雲漢之詩以美之密
勿祇畏言勤勞戒懼也

臣聞天降災異緣象而至辟

歷數發

辟音普歷反史記曰
霹靂震陽氣之動也

始刑誅繁多之所生也風

者天之號令所以教人也

翼氏風角曰風者天之
號令所以譴告人君者

夫昭

事上帝則自懷多福

詩大雅曰昭事上帝聿
懷多福聿遂也懷來也

宗廟致敬

則鬼神以著國之大事實先祀典

左傳曰國之大
事在祀與戎

天子

聖躬所當恭事臣自在宰府及備朱衣

宰府謂司徒橋
玄府也朱衣謂

祭官也漢官儀曰漢家赤行
齊者絳綺鞞鞞音文伐反

迎氣五郊而車駕稀出四

時至敬

劉敞曰案
文當作致敬

屢委有司雖有解除猶為疎廢

除解

謂謝故皇天不悅顯此諸異鴻範傳曰政悖德隱厥風

發屋折木坤為地道易稱安貞

易坤文言曰地道也妻
道也其象曰安貞之吉

應地無疆陰氣憤盛則當靜反動法為下叛夫權不在上則

雹傷物政有苛暴則虎狼食人貪利傷民則蝗蟲損稼

去六月二十八日太白與月相迫兵事惡之鮮卑犯塞

所從來遠今之出師未見其利上違天文下逆人事誠

當博覽衆議從其安者臣不勝憤懣謹條宜所施行七

事表左表左謂陳之於表左也猶今云如左如右

一事明堂月令天子以四立及季夏之節迎五帝於郊

天子居明堂各依其月布政故云明堂月令四立謂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各以其日天子親迎氣於其方并祭其方之帝季夏之末祭中央帝也

所以導致神氣祈福豐年清廟祭祀

追往孝敬養老辟雍示人禮化皆帝者之大業祖宗所

祇奉也而有司數以蕃國疎喪宮內產生及吏卒小污

屢生忌故小污謂病及死也竊見南郊齊戒未嘗有廢至於它

祀輒興異議豈南郊卑而它祀尊哉孝元皇帝策書曰

禮之至敬莫重於祭所以竭心親奉以致肅祇者也又

元和故事復申先典章帝元和二年制曰山川百神應典禮者尚未成秩其議修羣祀以

祈豐年又宗祀五帝于汶上明堂三年望祀華霍東柴岱宗為人所福前後制書推心懇

惻而近者以來更任太史忘禮敬之大任禁忌之書拘

信小故以虧大典禮妻妾產者齋則不入側室之門無

廢祭之文也禮記曰妻將生子及月辰居側室夫使人日再問之夫齊則不入側室之門也所

謂宮中有卒三月不祭者謂士庶人數堵之室共處其

中耳儀禮曰有死於宮中者則為之三月不舉祭豈謂皇居之曠臣妾之眾

哉自今齋制宜如故典庶答風霆災妖之異

三事臣聞國之將興至言數聞內知已政外見民情是

故先帝雖有聖明之姿而猶廣求得失又因災異援引

幽隱重賢良方正敦朴有道之選危言極諫不絕於朝

陛下親政以來頻年災異而未聞特舉博選之旨誠當

思省述修舊事使抱忠之臣展其狂直以解易傳政悖

德隱之言漢書曰

三事夫求賢之道未必一塗或以德顯或以言揚頃者

立朝之士曾不以忠信見賞恒被謗訕之誅遂使羣下

結口莫圖正辭郎中張文前獨盡狂言聖聽納受以責

三司臣子曠然衆庶解悅漢名臣奏張文上疏其略曰

生天意若曰貪狼之人蠶食百姓若蝗食禾稼而擾萬

民獸齧人者象暴政若獸而齧人京房易傳曰小人不

義而反尊榮則虎食人辟歷殺人亦象暴政妄有喜怒

政以賄成刑放於寵推類敘意探指求源皆象羣下貪

狠威教妄施或若蝗蟲宜勅正眾邪清審選舉退屏貪

暴魯僖公小國諸侯勅政修已斥退邪臣尚獲其報六

月甚雨之應豈況萬乘之主修善求賢宜舉敦朴以輔

善政陛下參堯舜之聖秉獨見之明恢太平之業敦經

好學流布遠近可留須臾神慮則可致太平招休徵矣
制曰下太尉司徒司空夫瑞不虛至災必有緣朕以不
德秉統未明以招祆偽將何以昭顯憲法哉三司任政
者也所當夙夜而各拱默訖未有聞將何以奉答天意
救寧我人其各悉心思所崇改務消復之術稱朕意焉
○劉放曰注則可致太平案文多一可字又曰救寧我
人案救當作救臣愚以為宜擢文右職以勸忠蹇右用
救寧出尚書

乾隆四年校刊

後漢書卷九十一

列傳

三

便謂樞要之官

宣聲海內博開政路

後漢書卷九十一 列傳

四事夫司隸校尉諸州刺史所以督察姦枉分別白黑者也伏見幽州刺史楊熹益州刺史龐芝涼州刺史劉虔各有奉公疾姦之心熹等所糾其効尤多餘皆枉撓不能稱職或有抱罪懷瑕與下同疾綱網弛縱莫相舉察公府臺閣亦復默然五年制書議遣八使又令三公謠言奏事漢官儀曰三公聽採長吏臧否人所疾苦條奏之是為舉謠言者也是時奉公者欣然得志邪枉者憂悸失色未詳斯議所因寢息昔劉向奏曰夫執狐疑之計者開羣枉之門養不斷之慮者來讒邪之口語見前書今始聞善政旋復變易足令海內

測度朝政宜追定八使糾舉非法更選忠清平章賞罰平和也三公歲盡差其殿最使吏知奉公之福營私之禍則眾災之原庶可塞矣

五事臣聞古者取士必使諸侯歲貢尚書大傳曰古者諸侯之於天子三年一貢士一適謂之攸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注云適猶得也孝武之世郡舉

孝廉又有賢良文學之選於是名臣輩出文武並興漢之得人數路而已數路謂孝廉賢良文學之類也夫書畫辭賦才之小

者匡國理政未有其能陛下即位之初先涉經術聽政餘日觀省篇章聊以游意當代博奕非以教化取士之本而諸生競利作者鼎沸其高者頗引經訓風喻之言

下則連偶俗語有類俳優或竊成文虛冒名氏臣每受
詔於盛化門差次錄第其未及者亦復隨輩皆見拜擢
既加之恩難復收改但守奉祿於義已弘不可復使理
人及仕州郡昔孝宣會諸儒於石渠章帝集學士於白
虎通經釋義其事優大文武之道所宜從之若乃小能
小善雖有可觀孔子以爲致遠則泥君子故當志其大
者論語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鄭玄注云小道如今諸子書也泥謂滯陷不通此邕以爲孔子之言當別有所據也
六事墨綬長吏職典理人漢書儀曰秩六百石銅章墨綬也皆當以惠
利爲績日月爲勞褒責之科所宜分明而今在任無復

能省及其還者多召拜議郎郎中若器用優美不宜處
之冗散如有釁故自當極其刑誅豈有伏罪懼考反求
遷轉更相放効臧否無章先帝舊典未嘗有此可皆斷
絕以覈真偽

七事伏見前一切以宣陵孝子者爲太子舍人○劉放日案文

多一者字臣聞孝文皇帝制喪服三十六日雖繼體之君父

子至親公卿列臣受恩之重皆屈情從制不敢踰越今
虛僞小人本非骨肉既無幸私之恩又無祿仕之實惻
隱思慕情何緣生而羣聚山陵假名稱孝行不隱心義
無所依至有姦軌之人通容其中恒思皇后祖載之時

周禮曰喪祝掌大喪及祖飾棺及載遂御之鄭玄注云祖謂將葬祖祭於庭載謂升柩於車也○劉攽曰正文恒思皇后案恒當作桓謂桓帝后也東郡有盜人妻者亡在孝中本縣追捕乃伏其辜虛偽雜穢難得勝言又前至得拜後輩被遺或經年陵次以暫歸見漏或以人自代亦蒙寵榮爭訟怨恨凶凶道路太子官屬宜搜選令德豈有但取邱墓凶醜之人其為不祥莫與大焉宜遣歸田里以明詐偽書奏帝乃親迎氣北郊及行辟雍之禮又詔宣陵孝子為舍人者悉改為丞尉焉光和元年遂置鴻都門學畫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其諸生皆勅州郡三公舉用辟召或出為刺史太守入為尚書侍中乃有封侯賜爵

者士君子皆恥與為列焉時妖異數見人相驚擾其年

七月詔召邕與光祿大夫楊賜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

張華太史令單颺詣金商門引入崇德殿洛陽記曰南宮有崇德殿

太極殿西有金商門也使中常侍曹節王甫就問災異及消改變

故所宜施行邕悉心以對事在五行天文志其志今亡

光初元年詔問曰連年蝗蟲其咎焉在邕對曰易傳云

大作不時天降災厥咎蝗蟲來河圖秘徵篇曰帝貪則

政暴吏酷則誅慘生蝗蟲貪苛之所致也又南宮侍中

寺雌雞欲化為雄一身毛皆似雄但頭冠尚未變詔以

問邕對曰貌之不恭則有雞禍宣帝初即位將立王皇后

雌雞化為雄不鳴無距是歲元帝初即位將立王皇后至初元元年丞相史家雌雞化為雄距而鳴將是后父

象今雞一身已變未至於頭而止是將有其事而不遂

乾隆四年校刊

後漢書卷之二十一

列傳

七

成之象也若應之不精政無所及頭冠或成爲患滋大也劉攽曰注是后父禁爲平陽侯案如上文此處少一歲字又當作陽平侯非平陽也又特詔問曰比災變互生未知厥咎

朝廷焦心載懷恐懼每訪羣公卿士庶聞忠言而各存括囊莫肯盡心括囊喻閉口而不言易曰括囊無咎王弼注云括結也以邕經學

深奧故密特稽問宜披露失得指陳政要勿有依違自生疑諱具對經術以阜囊封上漢官儀曰凡章表皆啓封其言密事得阜囊也

邕對曰臣伏惟陛下聖德允明深悼災咎褒臣末學特垂訪及非臣螻蟻所能堪副斯誠輸寫肝膽出命之秋

豈可以顧患避害使陛下不聞至戒哉臣伏思諸異皆亡國之怪也天於大漢殷勤不已故屢出祆變以當譴

責欲令人君感悟改危卽安今災眚之發不於它所遠則門垣近在寺署其爲監戒可謂至切蜺墮雞化皆婦人干政之所致也前者乳母趙嬈貴重天下嬈音女鳥反生

則貲藏侔於天府死則邱墓踰於園陵兩子受封兄弟典郡續以永樂門史霍玉依阻城社又爲姦邪今者道

路紛紛復云有程大人者察其風聲將爲國患宜高爲隄防明設禁令深惟趙霍以爲至戒趙嬈及霍玉也今聖意勤

勤思明邪正而聞太尉張顥爲玉所進光祿勳偉璋偉姓

也璋名也漢有姓偉有名貪濁又長水校尉趙玪音立蔡邕集玪作立屯騎

校尉蓋升並叨時幸榮富優足宜念小人在位之咎退

思引身避賢之福尚書曰君子在野小人在位伏見廷尉郭禧純厚

老成光祿大夫橋玄聰達方直故太尉劉寵忠實守正

並宜為謀主數見訪問夫宰相大臣君之四體謂股肱也委

任責成優劣已分不宜聽納小吏雕琢大臣也雕琢猶鑄削以

成其罪也又尚方工技之作鴻都篇賦之文可且消息以示

惟憂詩云畏天之怒不敢戲豫天戒誠不可戲也宰府

孝廉士之高選近者以辟召不慎切責三公而今並以

小文超取選舉開請託之門違明王之典眾心不厭莫

之敢言厭伏也音一葉反臣願陛下忍而絕之思惟萬機以荅

天望聖朝既自約厲左右近臣亦宜從化人自抑損以

塞咎戒則天道虧滿鬼神福謙矣臣以愚戇感激忘身

敢觸忌諱手書具對夫君臣不密上有漏言之戒下有

失身之禍易曰君不密則失身願寢臣表無使盡忠之吏

受怨姦仇章奏帝覽而歎息因起更衣曹節於後竊視

之悉宣語左右事遂漏露其為邕所裁黜者皆側日思

報初邕與司徒劉郃素不相平叔父衛尉質質字子文著漢職儀

又與將作大匠楊球有隙球即中常侍程璜女夫也璜

遂使人飛章言邕質數以私事請託於郃郃不聽邕含

隱切志欲相中中傷也於是詔下尚書召邕詰狀邕上書

自陳曰臣被召問以大鴻臚劉郃前為濟陰太守臣屬

乾隆四年校刊 後漢書卷九十一 列傳

吏張宛長休百日

休假也前書音義曰吏病滿百日當免也

郤為司隸又託

河內郡吏李奇為州書佐

續漢志曰書佐主幹文書

及營護故河南

尹羊陟待御史胡母班郤不為用致怨之狀

邕集其奏曰邕屬張

宛長休百日郤假宛五日復屬河南李奇為書佐郤不為召太山黨魁羊陟與邕季父衛尉質對門九族質為

尚書營護阿擁令文書不覺郤被詔書考胡母班等辭與陟為黨質及邕頻詣郤問班所及郤不應遂懷怨恨

欲必中傷郤制曰下司隸校尉正處上邕集作綦母班也

臣征營怖悸肝膽塗地不

知死命所在竊自尋案實屬宛奇不及陟班凡休假小

吏非結恨之本與陟姻家豈敢申助私黨如臣父子欲

相傷陷當明言臺閣具陳恨狀所緣內無寸事而謗書

外發宜以臣對與郤參驗臣得以學問特蒙褒異執事

祕館操管御前姓名貌狀微簡聖心今年七月召詣金

商門問以災異齋詔申旨誘臣使言

齋猶持也與齋通

臣實愚

驚唯識忠盡出命忘軀不顧後害遂譏刺公卿內及寵

臣實欲以上對聖問救消災異規為陛下建康寧之計

陛下不念忠臣直言宜加掩蔽誹謗卒至便用疑怪盡

心之吏豈得容哉詔書每下百官各上封事欲以改政

思譴除凶致吉而言者不蒙延納之福旋被陷破之禍

今皆杜口結舌以臣為戒誰敢為陛下盡忠孝乎臣季

父質連見拔擢位在上列臣被蒙恩渥數見訪逮言事

者因此欲陷臣父子破臣門戶非復發糾姦伏補益國

家者也臣年四十有六孤特一身得託名忠臣死有餘

榮恐陛下於此不復聞至言矣臣之愚冗職當咎患但

前者所對質不及聞前在金商門對事之時而衰老白

首橫見引逮隨臣摧没并入院埒誠寃誠痛臣一入牢

獄當為楚毒所迫趣以飲章辭情何緣復聞趣音促飲

人姓名無可對問章者今之表也邕集曰光和元年都

官從事張恕以辛卯詔書收邕送雒陽詔獄考吏張靜

謂邕曰省君章云欲讎怨未有所施法令無此以詔書

又刑章家姓名不得對相指斥考事君學多所見古今

如此豈一事乎荅曰曉是吏遂飲章為文書臣賢

案俗本有不解飲字或改為報或改為款並非也死期

垂至冒昧自陳願身當辜戮句質不并坐句乞則身死

之日更生之年也惟陛下加餐為萬姓自愛於是下邕

質於洛陽獄劾以仇怨奉公議害大臣大不敬弃市事

奏中常侍呂强愍邕無罪請之帝亦更思其章有詔減

死一等與家屬髡鉗徙朔方不得以赦令除楊球使客

追路刺邕客感其義皆莫為用球又賂其部主使加毒

害所賂者反以其情戒邕故每得免焉居五原安陽縣

即西安陽縣也故城邕前在東觀與盧植韓說等撰補

後漢記會遭事流離不及得成因上書自陳奏其所著

十意猶前書十志也邕別傳曰邕昔作漢記十意未及

守烽職在候望憂怖焦灼無心能復操筆成草致章闕

廷誠知聖朝不責臣謝但懷愚心有所不竟臣自在布

衣常以為漢書十志下盡王莽而止光武以來唯記紀

傳無續志者臣所事師故太傅胡廣知臣頗識其門戶

乾隆四年校刊

略以所有舊事與臣雖未備悉粗見首尾積累思惟二十餘年不在其位非外史庶人所得擅述天誘其衷得備著作郎建言十志皆當撰錄會臣被罪遂放邊野恐所懷隨軀朽腐抱恨黃泉遂不設施謹先顛踣科條諸志臣欲刪定者一所當接續者四前志所無臣欲著者五及經典羣書所宜摭摭本奏詔書所當依據分別首目并書章左惟陛下留神省察臣謹因臨戎長霍圍封上有律曆意第一禮意第二樂意第三郊祀意第四天文意第五車服意第六

分別首日連置章左帝嘉其才高會明年大赦乃宥邕還本郡邕自徙及歸凡九月焉將就還路五原太守王智餞之酒酣智起舞屬邕邕不為報屬猶勸也智者中常侍王甫弟也素貴驕慙於賓客詬邕曰徒敢輕我邕拂衣而去智銜之密告邕怨於囚放謗訕朝廷內寵惡之邕慮卒不免乃亡命江海遠跡吳會張騰文士

傳曰邕告吳人曰吾昔嘗經會稽高遷亭見屋椽竹東間第十六可以為笛取用果有異聲伏滔長笛賦序云柯亭之觀以竹為椽邕取為笛奇聲獨絕也往來依太山羊氏積十二年在

吳吳人有燒桐以爨者邕聞火烈之聲知其良木因請而裁為琴果有美音而其尾猶焦故時人名曰焦尾琴

焉傳立琴賦序曰齊桓公有鳴琴曰號鍾楚莊有鳴琴曰繞梁司馬相如綠綺蔡邕有焦尾皆名器也初

邕在陳留也其鄰人有以酒食召邕者比往而主以酣焉客有彈琴於屏邕至門試潛聽之曰愜歎聲也音僖以樂

召我而有殺心何也遂反將命者告主人曰蔡君向來

至門而去邕素為邦鄉所宗主人遽自追而問其故邕

具以告莫不憮然憮猶怪也音武彈琴者曰我向鼓絃見螳螂

方向鳴蟬蟬將去而未飛螳螂爲之一前一卻吾心聳然惟恐螳螂之失之也此豈爲殺心而形於聲者乎邕莞然而笑曰莞笑貌也音胡板反此足以當之矣中平六年靈帝崩董卓爲司空聞邕名高辟之稱疾不就卓大怒詈曰我力能族人蔡邕遂偃蹇者不旋踵矣又切勅州郡舉邕詣府邕不得已到署祭酒甚見敬重舉高第補侍御史又轉侍書御史遷尚書三日之間周歷三臺遷巴郡太守復留爲侍中初平元年拜左中郎將從獻帝遷都長安封高陽鄉侯董卓賓客部曲議欲尊卓比太公稱尚父卓謀之於邕邕曰太公輔周受命翦商故特爲其

號今明公威德誠爲巍巍然比之尚父愚意以爲未可宜須關東平定車駕還反舊京然後議之卓從其言初平二年六月地震卓以問邕邕對曰地震者陰盛侵陽臣下踰制之所致也前春郊天公奉引車駕乘金華青

蓋瓜畫兩轡遠近以爲非宜

續漢志曰乘輿大駕公卿奉引皇太子皇子皆安車

朱輪青蓋金華瓜畫轡廣雅轡箱也

卓於是改乘阜蓋車

續漢志曰中二千石二千石皆

阜蓋朱兩轡

卓重邕才學厚相遇待每集讌輒令邕鼓琴贊

事邕亦每存匡益然卓多自佞用

○劉放曰案文多自佞用不成文理當云

卓佞多自用

邕恨其言少從謂從弟谷曰董公性剛而遂非

終難濟也吾欲東奔兗州若道遠難達且遯逃山東以

待之何如谷曰君狀異恒人每行觀者盈集以此自匿
不亦難乎邕乃止及卓被誅邕在司徒王允坐殊不意
言之而歎有動於色允勃然叱之曰董卓國之大賊幾
傾漢室君爲王臣所宜同忿而懷其私遇以忘大節今
天誅有罪而反相傷痛豈不共爲逆哉卽收付廷尉治
罪邕陳辭謝乞黥首刖足繼成漢史士大夫多矜救之
不能得太尉馬日磾馳往謂允曰伯喈曠世逸才多識
漢事當續成後史爲一代大典且忠孝素著而所坐無
名誅之無乃失人望乎允曰昔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
謗書流於後世凡史官記事善惡必書謂遷所著史記
但是漢家不善之事皆爲謗也非獨指

武帝之身卽高祖善家令之言武帝筭緡權酷之類是也班固集云司馬遷著書成一家之言至以身陷刑故微文刺譏貶損當世非誼士也方今國祚中衰神器不固不可令佞臣

執筆在幼主左右旣無益聖德復使吾黨蒙其訕議日
禪退而告人曰王公其不長世乎善人國之紀也制作
國之典也滅紀廢典其能久乎邕遂死獄中允悔欲止
而不及時年六十一搢紳諸儒莫不流涕北海鄭玄聞
而歎曰漢世之事誰與正之兗州陳留聞皆畫像而頌
焉其撰集漢事未見錄以繼後史適作靈紀及十意又
補諸列傳四十二篇因李傕之亂湮沒多不存所著詩
賦碑誄銘讚連珠箴弔論議獨斷勸學釋誨敘樂女訓

篆執祝文章表書記凡百四篇傳於世論曰意氣之感士所不能忘也流極之運有生所共深

悲也流極皆放也極音紀力反當伯喈抱鉗扭徙幽裔仰日月而不

見照燭臨風塵而不得經過謂迫促之令不得避風塵也其意豈及

語平日倖全人哉及解刑衣竄甌越潛舟江壑不知其

遠捷步深林尚苦不密但願北首舊邱歸骸先壟又可

得乎董卓一旦入朝辟書先下分明枉結信宿三遷謂

日之間位歷三臺也匡導既申狂僭屢革資同人之先號得北叟

之後福易同人卦曰先號咷而後笑北叟塞上叟也其

其馬引胡駿馬而歸人皆賀之叟曰何知非福居數月馬良其子好騎墮而折髀人皆弔之叟曰何知非福居

一年胡夷大入丁壯皆戰死者十九其屬其慶者夫豈

無懷慶謂恩遇也懷思也荷君子斷刑尚或為之不舉

左傳鄭伯見虢叔曰夫司寇行戮君為之不舉杜注云不舉盛饌也況國憲倉卒慮不先

圖矜情變容而罰同邪黨執政乃追怨子長謗書流後

執政謂王允也放此為戮放音甫未或聞之典刑

贊曰季長戚氏才通情侈苑囿典文流悅音伎侈謂紗帳女樂

之類音伎謂鼓琴吹笛之屬也邕實慕靜心精辭綺斥言金商南徂北

徙謂對事於金商門指斥而言無隱諱也籍梁懷董名澆身毀籍梁謂融

貴幸為作西第頌懷董謂邕懷董卓之恩也澆薄也

劉放曰此卷內詔字多改作制字待詔作待制是也又言詔羣臣各言政要亦本是詔字蓋武太后諱照

此時悉回避照字後人既已見前改還本字尚有遺者故爾字在

此等字亦在

此等字亦在

此等字亦在

此等字亦在

此等字亦在

此等字亦在

此等字亦在

此等字亦在

此等字亦在

後漢書卷九十下

後漢書卷九十下考證

蔡邕傳不寢寐者十旬。○宋本作七旬

奏求正定六經文字。○

臣世駿

按此與張馴傳皆云奏

求正定六經文字而靈帝紀云詔諸儒正五經文字

儒林傳序云詔諸儒正定五經刻於石碑盧植傳云

時始立太學石經以正五經文字李巡傳云乃白帝

與諸儒共刻五經文於石考邕傳注引洛陽記亦祇

奏有尚書周易公羊傳禮記論語晉羊欣筆法魏酈元

書水經注亦祇言五經意熹平四年邕等所奏求定者

六經暨光和六年書丹立石祇五經耳

邕乃自書冊於碑。○冊字何焯校本改丹。

皆屈情從制。○屈情二字監本訛作出清從宋本改。

奏其所著十意注唯記紀傳。○記字一本作有。

與前論

都故立

謝林

求五

奏末

蔡

後漢書卷九十下考證

後漢書卷九十一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兩
派

唐
章
太
子
賢
注

左周黃列傳第五十一

左雄傳

左雄字伯豪南郡涅陽人也安帝時舉孝廉稍遷冀州

刺史州部多豪族好請託雄常閉門不與交通奏案貪

猾二千石無所回忌永建初公車徵拜議郎時順帝新

立大臣懈怠朝多闕政雄數言事其辭深切尚書僕射

虞詡以雄有忠公節上疏薦之曰臣見方今公卿以下

乾隆四年校刊

後漢書卷九十一

列傳

類多拱默以樹恩為賢盡節為愚至相戒曰白璧不可為容容多後福

容容猶和同也言不可獨為白

伏見議

郎左雄數上封事至引陛下身遭難厄以為警戒實有王臣蹇蹇之節周公謨成王之風

謨謀也即尚書立政無逸篇之類也宜

擢在喉舌之官必有匡弼之益由是拜雄尚書再遷尚書令上疏陳事曰臣聞柔遠和邇莫大寧人寧人之務

莫重用賢用賢之道必存考黜是以臯陶對禹貴在知

人安人則惠黎民懷之

尚書臯陶謨之詞也惠愛也黎衆也

分伯建侯代

位親民民用和穆禮讓以興故詩云有渰淒淒興雨祁

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

詩云小雅也淦陰雲也淒淒雲也言陰陽和風雨時

先雨公田及幽厲昏亂不自為政

詩小雅刺幽王曰不自為政卒勞百姓

褒豔用權七子黨進賢愚錯緒深谷為陵故其詩云四

國無政不用其良又曰哀今之人胡為虺蜴言人畏吏

如虺蜴也

褒豔謂褒姒也豔色美也七子皆褒姒之親黨謂皇甫為卿士仲允為膳夫家伯為宰番

為司徒蹶為趣馬聚子為內史耦為師氏也幽王淫於

色七子皆用言妻黨盛也四國四方之國也虺蜴之性

見人則走哀今之人皆如是傷時政事也詩宗周既滅

六國并秦阬儒泯典剗革五等更立郡縣

剗削也五等謂諸侯

設令長郡置守尉什伍相司封豕其民

史記商鞅為秦定變法之令

雖未復古然克慎庶官蠲苛救敝悅以濟難撫而循之

至於文景天下康乂誠由立靖寬柔克慎官人故也降
 及宣帝興於仄陋綜覈名實知時所病刺史守相輒親
 引見考察言行信賞必罰帝乃歎曰民所以安而無怨
 者政平吏良也與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以為吏
 數變易則下不安業久於其事則民服教化其有政理
 者輒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
 以次用之是以吏稱其職人安其業漢世良吏於茲為
 盛故能降來儀之瑞建中興之功宣帝時鳳皇五至因以紀年漢初
 至今三百餘載俗浸彫敝巧偽滋萌下飾其詐上肆其
 殘典城百里轉動無常各懷一切莫慮長久謂殺害不

辜為威風聚斂整辨為賢能以理已安民為劣弱以奉

法循理為不化髡鉗之戮生於睚眦覆尸之禍成於喜

怒視民如寇讎稅之如豺虎國語曰鬪丹廷見令尹子常與之語問畜貨聚焉歸

以語其弟曰楚其亡乎吾見令尹如餓獸豺虎焉殆必亡者也○劉歆曰注畜貨聚焉案國語作聚馬此誤

監司項背相望項背相望謂前後相顧也背音輩與同疾疢見非不舉

聞惡不察觀政於亭傳責成於期月期匝也謂一歲言善不稱

德論功不據實虛誕者獲譽拘檢者離毀離遭也或因罪

而引高或色斯以求名因罪潛遁以求高尚之名也論語曰色斯舉矣言觀前人之顏

也州宰不覆競共辟召踴躍升騰超等踰匹或考奏捕

案而亡不受罪會赦行賂復見洗滌朱紫同色清濁不

分故使姦猾枉濫輕忽去就拜除如流缺動百數鄉官部吏職斯祿薄也斯賤車馬衣服一出於民廉者取足貪

者充家特選橫調也調徵紛紛不絕送迎煩費損政傷民

和氣未洽災青不消咎皆在此今之墨綬猶古之諸侯

墨綬謂令長即古子男之國也拜爵王庭輿服有庸庸常而齊於匹豎

叛命避負非所以崇憲明理惠育元元也臣愚以為守

相長吏惠和有顯效者可就增秩勿使移徙非父母喪

不得去官其不從法禁不式王命錮之終身也式用雖會

赦令不得齒列若被劾奏亡不就法者徙家邊郡以懲

其後鄉部親民之吏皆用儒生清白任從政者任堪也音人林

反寬其負算負欠也算口錢也儒生未有品秩故寬之增其秩祿吏職滿歲

宰府州郡乃得辟舉如此威福之路塞虛偽之端絕送

迎之役損賦斂之源息循理之吏得成其化率土之民

各寧其所追配文宣中興之軌文帝宣帝也文帝遭呂氏難故亦云中興也

流光垂祚永世不刊帝感其言申下有司考其真偽詳

所施行雄之所言皆明達政體而宦豎擅權終不能用

自是選代交互令長月易迎新送舊勞擾無已或官寺

空曠無人案事每選部劇乃至逃亡永建三年京師漢

陽地皆震裂水泉涌出四年司冀復有大水雄推較災

異以為下人有逆上之徵天鏡經曰大水自平地又上出破山殺人其國有兵

疏言宜密爲備以俟不虞尋而青冀揚州盜賊連發數年之間海內擾亂其後天下大赦賊雖頗解而官猶無備流叛之餘數月復起雄與僕射郭虔共上疏以爲寇賊連年死亡太半一人犯法舉宗羣亡宜及其尙微開令改悔若告黨與者聽除其罪能誅斬者明加其賞書奏並不省又上言宜崇經術繕脩太學帝從之陽嘉元年太學新成詔試明經者補弟子增甲乙之科員各十人除京師及郡國耆儒年六十以上爲郎舍人諸王國郎者百三十八人雄又上言郡國孝廉古之貢士出則宰民宣協風教若其面牆則無所施用孔子曰四十而

不惑禮稱強仕請自今孝廉年不滿四十不得察舉皆

先詣公府諸生試家法

儒有一家之學故稱家

文吏課牋奏副之

端門練其虛實以觀異能以美風俗有不承科令者正

其罪法若有茂才異行自可不拘年齒帝從之於是班

下郡國明年有廣陵孝廉徐淑

謝承書曰淑字伯達廣陵海西人也寬裕博雅

好學樂道隨父慎在京師贊孟氏易春秋公羊禮記周官善誦太公六韜交接英雄常有壯志舉茂才除渤海

脩令遷琅邪都尉也

年未及舉臺郎疑而詰之對曰詔書曰有如

顏回子奇不拘年齒

解見順帝紀

是故本郡以臣充選郎不

能屈雄詰之曰昔顏回聞一知十孝廉聞一知幾邪淑

無以對乃譴却郡於是濟陰太守胡廣等十餘人皆坐

諺舉免黜唯汝南陳蕃潁川李膺下邳陳球等三十餘人得拜郎中自是牧守畏慄莫敢輕舉迄于永熹察選清平多得其人雄又奏徵海內名儒爲博士使公卿子弟爲諸生有志操者加其俸祿及汝南謝廉河南趙建年始十二各能通經雄並奏拜童子郎於是負書來學雲集京師初帝廢爲濟陰王乳母宋娥與黃門孫程等共議立帝帝後以娥前有謀遂封爲山陽君邑五千戶又封大將軍梁商子冀襄邑侯雄上封事曰夫裂土封侯王制所重高皇帝約非劉氏不王非有功不侯孝安皇帝封江京王聖等遂致地震之異永建二年封陰謀

之功又有日食之變數術之士咸歸咎於封爵今青州饑虛盜賊未息民有乏絕上求稟貸陛下乾乾勞思以濟民爲務宜循古法寧靜無爲以求天意以消災異誠不宜追錄小恩虧失大典帝不聽雄復諫曰臣聞人君莫不好忠正而惡讒諛然而歷世之患莫不以忠正得罪讒諛蒙倖者蓋聽忠難從諛易也夫刑罪人情之所甚惡貴寵人情之所甚欲是以時俗爲忠者少而習諛者多故令人主數聞其美稀知其過迷而不悟至於危亡臣伏見詔書顧念阿母舊德宿恩欲特加顯賞案尙書故事無乳母爵邑之制唯先帝時阿母王聖爲野王

君聖造生讒賊廢立之禍生爲天下所咀嚼死爲天下所歡快桀紂貴爲天子而庸僕羞與爲比者以其無義也夷齊賤爲匹夫而王侯爭與爲伍者以其有德也今阿母躬蹈約儉以身率下羣僚蒸庶莫不向風而與王聖並同爵號懼違本操失其常願臣愚以爲凡人之心理不相遠其所不安古今一也百姓深懲王聖傾覆之禍民萌之命危於累卵常懼時世復有此類怵惕之念未離於心恐懼之言未絕於口乞如前議歲以千萬給奉阿母內足以盡恩愛之歡外可不爲吏民所怪梁冀之封事非機急宜過災厄之運然後平議可否會復有

地震緱氏山崩之異雄復上疏諫曰先帝封野王君漢陽地震今封山陽君而京城復震專政在陰其災尤大臣前後瞽言封爵至重王者可私人以財不可以官宜還阿母之封以塞災異今冀已高讓山陽君亦宜崇其本節雄言數切至娥亦畏懼辭讓而帝戀戀不能已卒封之後阿母遂以交遘失爵是時大司農劉據以職事被譴召詣尙書傳呼促步又加以捶撲雄上言九卿位亞三事班在大臣行有佩玉之節動有庠序之儀禮記曰公侯佩山玄玉而朱組綬大夫佩水蒼玉而緇組綬大孝明皇帝始有撲罰皆非古典帝從而改之其後九卿無復捶撲者自雄掌納言多

所匡肅每有章表奏議臺閣以為故事遷司隸校尉初
 雄薦周舉為尚書舉既稱職議者咸稱焉及在司隸又
 舉故冀州刺史馮直以為將帥而直嘗坐臧受罪舉以
 此劾奏雄雄悅曰吾嘗事馮直之父而又與直善今宣
 光以此奏吾乃是韓厥之舉也由是天下服焉韓厥韓
 國語曰趙宣子舉厥子於靈公以為司馬河曲之役宣
 子使人以其乘車干行獻子執而戮之宣子皆告諸大
 夫曰可賀我矣吾舉厥也明年坐法免後復為尚書永
 而中吾乃今知免於罪矣

和三年卒

周舉傳

周舉字宣光汝南汝陽人陳留太守防之子防在儒林

傳舉姿貌短陋而博學洽聞為儒者所宗故京師為之

語曰五經從橫周宣光延熹四年辟司徒李郃府時宦

豎孫程等既立順帝誅滅諸閹議郎陳禪以為閹太后

與帝無母子恩宜徙別館絕朝見羣臣議者咸以為宜

舉謂郃曰昔鄭武姜謀殺莊公誓之黃泉秦始皇怨母

失行久而隔絕後感潁考叔茅焦之言循復子道書傳

美之鄭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愛叔段謀殺莊公公誓
 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潁考叔為潁

之遂為母子如初事見左傳茅焦事解見蘇竟傳也今

諸閹新誅太后幽在離宮若悲愁生疾一旦不虞主上

將何以令於天下如從禪議後世歸咎明公宜密表朝

廷令奉太后率厲羣臣朝覲如舊以厭天心以答人望
 郃即上疏陳之明年正月帝乃朝于東宮太后由此以
 安後長樂少府朱伉音丑 良反代郃為司徒舉猶為吏時孫
 程等坐懷表上殿爭功帝怒悉徙封遠縣勅洛陽令促
 期發遣舉說朱伉曰朝廷在西鍾下時非孫程等豈立
 朝廷謂順帝也孫程與王康等十八人謀於西鍾下共立濟陰王為順帝也雖韓彭吳賈之
 功何以加諸韓信彭越吳漢賈復也今忘其大德錄其小過如道
 路夭折帝有殺功臣之譏及今未去宜急表之伉曰今
 詔怒二尚書已奏其事吾獨表此必致罪譴舉曰明公
 年過八十位至台輔不於今時竭忠報國惜身安寵欲

以何求祿位雖全必陷佞邪之譏諫而獲罪猶有忠貞
 之名若舉言不足採請從此辭伉乃表諫帝果從之舉
 後舉茂才為平丘令平丘縣屬 陳留郡上書言當世得失辭甚
 切正尚書郭虔應賀等見之歎息共上疏稱舉忠直欲
 帝置章御坐以為規誠章謂所上之書舉稍遷并州刺史太原
 一郡舊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龍忌之禁新序曰晉文公反國介子推無爵遂去而之介山之上文公求之不得乃焚其山推遂不出而焚死事具耿恭傳龍星木之位也春見東方心為大火懼火之盛故為之禁火俗傳云子推以此日被焚而禁火至其亡月咸言神靈
 不樂舉火由是士民每冬中輒一月寒食莫敢煙爨老
 小不堪歲多死者舉既到州乃作弔書以置子推之廟

言盛冬去火殘損民命非賢者之意以宣示愚民使還

溫食其事見桓譚新論及汝南先賢傳也於是眾惑稍解風俗頗革轉冀

州刺史陽嘉三年司隸校尉左雄薦舉徵拜尚書舉與

僕射黃瓊同心輔政名重朝廷左右憚之是歲河南三

輔大旱五穀災傷天子親自露坐德陽殿東廂請雨又

下司隸河南禱祀河神名山大澤詔書以舉才學優深

特下策問曰朕以不德仰承三統天統地統人統謂之

夙興夜寐思協大中尚書洪範曰建用皇極孔安國注

而行頃年以來旱災屢應稼穡焦枯民食困乏五品不

訓王澤未流五品五常之教也書曰五品不遜汝羣司

素餐據非其位審所貶黜變復之徵厥効何由分別具
對勿有所諱舉對曰臣聞易稱天尊地卑乾坤定矣二
儀交構乃生萬物萬物之中以人為貴故聖人養之以
君成之以化順四時之宜適陰陽之和使男女婚娶不
過其時包之以仁恩導之以德教示之以災異訓之以
嘉祥此先聖承乾養物之始也夫陰陽閉隔則二氣否
塞二氣否塞則人物不昌人物不昌則風雨不時風雨
不時則水旱成災陛下處唐虞之位未行堯舜之政近
廢文帝光武之法而循亡秦奢侈之欲內積怨女外有
曠夫今皇嗣不興東宮未立傷和逆理斷絕人倫之所

致也非但陛下行此而已豎宦之人亦復虛以形執威

侮良家取女閉之至有白首歿無配偶逆於天心歿終也

昔武王入殷出傾宮之女帝王紀曰武王入殷命召公

傾宮之女成湯遭災以六事剋已帝王紀曰湯伐桀後

於諸侯人持三足鼎祝於山川曰政不節邪使人疾邪苞苴

行邪讒夫昌邪宮室榮邪女謁行邪何不雨之極也魯

僖遇旱而自責祈雨解見楊厚傳皆以精誠轉禍為福自枯

旱以來彌歷年歲未聞陛下改過之効徒勞至尊暴露

風塵誠無益也又下州郡祈神致請昔齊有大旱景公

欲祀河伯晏子諫曰不可夫河伯以水為城國魚鼈為

民庶水盡魚枯豈不欲雨自是不能致也晏子春秋之文陛下

所行但務其華不尋其實猶緣木求魚却行求前緣木求魚

見孟子之文韓詩外傳曰夫明鏡所以照形往古所以

知今夫惡知往古之所以危亡無異却行而求逮於前

也誠宜推信革政崇道變惑出後宮不御之女理天下

冤枉之獄除大官重膳之費夫五品不訓責在司徒有

非其位宜急黜斥臣自藩外擢典納言學薄智淺不足

以對易傳曰陽感天不旋日易稽覽圖之文也惟陛下

留神裁察因召見舉及尚書令成翊世僕射黃瓊問以

得失舉等並對以為宜慎官人去斥貪汙離遠佞邪循

文帝之儉尊孝明之教則時雨必應帝曰百官貪汙佞

乾隆四年校刊

後漢書卷九十一

十一

羣臣別音彼列反然公卿大臣數有直言者忠貞也阿諛苟

容者佞邪也司徒視事六年未聞有忠言異謀愚心在

此其後以事免司徒劉崎遷舉司隸校尉永和元年災

異數見省內惡之詔召公卿中二千石尚書詣顯親殿

問曰言事者多云昔周公攝天子事及薨成王欲以公

禮葬之天為動變及更葬以天子之禮即有反風之應

尚書洪範五行傳曰周公死成王不圖大禮故天大雷

雨禾偃大木拔及成王寤金滕之策改周公之葬尊以

王禮申命魯郊而天北鄉侯親為天子而葬以王禮故

數有災異宜加尊諡列於昭穆羣臣議者多謂宜如詔

旨舉獨對曰昔周公有請命之應隆太平之功故皇天

動威以章聖德北鄉侯本非正統姦臣所立立不踰歲

年號未改皇天不祐大命天昏杜預注左傳曰短折曰天未名曰昏春秋

王子猛不稱崩魯子野不書葬子魯襄公之子春秋經書

王子猛卒杜元凱注云未即位故不言崩又曰春秋經書

秋九月癸巳子野卒注曰不書葬未成君也今北鄉

侯無它功德以王禮葬之於事已崇不宜稱諡災眚之

來弗由此也於是司徒黃尚太常桓焉等七十人同舉

議帝從之尚字伯河南郡人也少歷顯位亦以政事稱

舉出為蜀郡太守坐事免大將軍梁商表為從事中郎

甚敬重焉六年三月上巳日商大會賓客讌于洛水周

曰女巫掌歲時祓除釁滌鄭玄云如今三月上巳水

乾隆四年校刊

後漢書卷九十一 列傳

十三

水上自洗濯被除為太絮也舉時稱疾不往商與親暱酣飲極歡及

酒闌倡罷繼以鼙露之歌坐中間者皆為掩涕纂文曰鼙露今

之挽歌也崔豹古今注鼙露歌曰鼙上露何太僕張种

時亦在焉會還以事告舉舉歎曰此所謂哀樂失時非

其所也歿將及乎左傳曰叔孫昭子與宋公語相泣樂

吾聞之哀樂而樂哀皆喪心也心之精商至秋果薨商

疾篤帝親臨幸問以遺言對曰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臣

從事中郎周舉清高忠正可重任也由是拜舉諫議大

夫時連有災異帝思商言召舉於顯親殿問以變青舉

對曰陛下初立遵脩舊典興化致政遠近肅然頃年以

來稍違於前朝多寵倖祿不序德觀天察人準今方古

誠可危懼書曰倖恒暘若尚書洪範之言也孔安國注

曰君行倖差則常暘順之也夫倖差無度則言不從而下不正陽無以制則上擾下

竭宜密嚴勅州郡察彊宗大姦以時禽討其後江淮猾

賊周生徐鳳等處處並起如舉所陳時詔遣八使巡行

風俗皆選素有威名者乃拜舉為侍中與侍中杜喬守

光祿大夫周栩前青州刺史馮羨尚書樂巴侍御史張

綱兖州刺史郭遵大尉長史劉班並守光祿大夫分行

天下其刺史二千石有臧罪顯明者驛馬上之墨綬以

下便輒收舉其有清忠惠利為百姓所安宜表異者皆

以狀上於是八使同時俱拜天下號曰八俊舉於是劾
 奏貪猾表薦公清朝廷稱之遷河內太守徵為太鴻臚
 及梁太后臨朝詔以殤帝幼崩廟次宜在順帝下太常
 馬訪奏宜如詔書諫議大夫呂勃以為應依昭穆之序
 先殤帝後順帝詔下公卿舉議曰春秋魯閔公無子庶
 兄僖公代立其子文公遂躋僖於閔上孔子譏之書曰
 有事于太廟躋僖公傳曰逆祀也事見左氏傳及定公正其
 序經曰從祀先公為萬世法也左氏傳從祀先公杜預云從順也先公閔公僖公也將正二公之位親盡故通言先公也今殤帝在先於秩為父順帝在後
 於親為子先後之義不可改昭穆之序不可亂呂勃議

是也太后下詔從之遷光祿勳會遭母憂去職後拜光

祿大夫建和三年卒朝廷以舉清公亮直方欲以為宰

相深痛惜之乃詔告光祿勳汝南太守曰昔在前世求

賢如渴封墓軾闔以光賢哲尚書曰武王入殷封比干墓軾商容闔故公

叔見誅翁歸蒙述所以昭忠厲俗作範後昆公叔文子衛大夫也

文子卒其子成請諡於君君曰昔者衛國凶饑夫子為粥與國之餓者不亦惠乎衛國有難夫子以其死衛寡

人不亦貞乎夫子聽衛國之政脩其班制不亦文乎諡夫子貞惠文子事見禮記尹翁歸為右扶風宣帝下詔

褒揚賜金百斤班固曰翁歸承風帝揚厥聲故曰蒙述也○劉放曰注尹翁歸為右扶風案文少一卒字故

光祿大夫周舉性侔夷魚伯夷史忠踰隨管隨會仲前授

牧守及還納言出入京輦有欽哉之績史記堯典曰咨

乾隆四年校刊

後漢書卷九十一 列傳

十一

在禁闈有密靜之風予錄乃勳用登九列方欲式序百
 官亮協三事不永夙終用乖遠圖朝廷愍悼良為愴然
 詩不云乎肇敏戎功用錫爾祉詩大雅也肇謀也敏疾也戎汝也錫賜也祉福也
 其令將大夫以下到喪發日復會弔加賜錢十萬以
 旌委蛇素絲之節焉國風羔羊詩羔羊之皮素絲五純退食自公委蛇委蛇大夫
音 子勰
 勰字巨勝少尚玄虛以父任為郎自免歸家父故吏河
 南召夔為郡將卑身降禮致敬於勰勰恥交報之因杜
 門自絕後太守舉孝廉復以疾去時梁冀貴盛被其徵
 命者莫敢不應唯勰前後三辟竟不能屈後舉賢良方

正不應又公車徵玄纁備禮固辭廢疾常隱處竄身慕
 老聃清淨杜絕人事巷生荆棘十有餘歲至延熹二年
 乃開門延賓游談宴樂及秋而梁冀誅年終而勰卒時
 年五十蔡邕以為知命自勰曾祖父揚至勰孫恂六世
 一身皆知名云

黃瓊傳

黃瓊字世英江夏安陸人魏郡太守香之子也香在文
 苑傳瓊初以父任為太子舍人辭病不就遭父憂服闋
 五府俱辟連年不應永建中公卿多薦瓊者於是會稽
 賀純廣漢楊厚俱公車徵瓊至綸氏稱疾不進綸氏即夏之綸

國少康之邑也竹書紀年云楚及秦有司劾不敬詔下

縣以禮慰遣遂不得已先是徵聘處士多不稱望李固

素慕於瓊乃以書逆遺之曰聞已度伊洛近在萬歲亭

豈即事有漸將順王命乎萬歲亭在今洛州故嵩陽縣西北武帝元封元年幸緱氏

登太室聞山上呼萬歲聲者三因以名焉蓋君子謂伯夷隘柳下惠不恭故

傳曰不夷不惠可否之間論語孔子曰伯夷叔齊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謂柳下惠少

連降志辱身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鄭玄注云蓋聖

賢居身之所珍也誠遂欲枕山棲谷擬跡巢由斯則可

矣若當輔政濟民今其時也自生民以來善政少而亂

俗多必待堯舜之君此為志士終無時矣常聞語曰曉

曉者易缺皦皦者易汙陽春之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

其實難副宋玉對楚襄王問曰客有歌於郢中者為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為陽春白雪

屬而和者不過數百人近魯陽樊君被徵初至朝廷設

壇席猶待神明樊君樊英也雖無大異而言行所守亦

無所缺而毀謗布流應時折減者豈非觀聽望深聲名

太盛乎自頃徵聘之士胡元安薛孟嘗朱仲昭顧季鴻

等其功業皆無所採是故俗論皆言處士純盜虛聲願

先生弘此遠謨令眾人歎服一雪此言耳瓊至即拜議

郎稍遷尚書僕射初瓊隨父在臺閣習見故事及後居

職達練官曹爭議朝堂莫能抗奪時連有災異瓊上疏

順帝曰間者以來卦位錯謬易乾鑿度曰求卦主歲術常以太歲為歲紀歲七十

六為一紀二十紀為一節首即置積節首歲數加所入紀歲數以三十二除之不足除者以乾坤始數二卦而

得一歲未算節寒燠相干蒙氣數興日闇月散蒙陰闇也散謂

不精原之天意殆不虛然陛下宜開石室案河洛石室藏書

之府河洛圖外命史官悉條上永建以前至漢初災異

與永建以後訖于今日孰為多少又使近臣儒者參考

政事數見公卿察問得失諸無功德者宜皆斥黜臣前

頗陳災眚并薦光祿大夫樊英太中大夫薛包及會稽

賀純廣漢楊厚未蒙御省伏見處士巴郡黃錯漢陽任

棠年皆耆耄有作者七人之論論語曰作者七人注云謂伯夷叔齊虞仲夷逸

朱張柳下宜更見引致助崇大化於是有詔公車徵錯

等三年大旱瓊復上疏曰昔魯僖遇旱以六事自讓躬

節儉閉女謁放讒佞者十三人誅稅民受貨者九人春秋

考異郵曰僖公之時雨澤不澍比于九月公大驚懼率羣臣禱山川以六過自讓紉女謁放下讒佞郭都之等

十三人誅領人之吏受貨賂趙祝等九人曰辜在寡人方今天旱野無生稼寡人當死百姓何謗請以身塞無

狀也○劉放曰注郭都退舍南郊天立大雨今亦宜顧

省政事有所損闕務存質儉以易民聽尚方御府息除

煩費明勅近臣使遵法度如有不移示以好惡數見公

卿引納儒士訪以政化使陳得失又囚徒尚積多致死

亡亦足以感傷和氣招降災旱若改敝從善擇用嘉謀

則災消福至矣書奏引見德陽殿使中常侍以瓊奏書
 屬主者施行自帝即位以後不行籍田之禮瓊以國之
 大典不宜久廢上疏奏曰自古聖帝哲王莫不敬恭明
 祀增致福祥故必躬郊廟之禮親籍田之勤以先羣萌
 率勸農功昔周宣王不籍千畝號文公以為大譏卒有
 姜戎之難終損中興之名國語曰宣王即位不籍千畝號文公諫曰夫人大事在農上帝之粢盛於是乎出故稷為大官古者太史順時覘土農祥晨正日月底于天廟先時九日太史告稷曰陽氣俱蒸土膏其動稷以告王王即齋宮百官御事王耕一墾班三之庶人終于千畝王弗聽後師敗績于姜氏之戎墾音扶發反竊見陛下遵稽古之鴻業體虔肅以應天順時奉元懷柔百神朝夕觸塵埃於道路晝暮聆庶政以

郵人雖詩詠成湯之不忘遑書美文王之不暇食誠不

能加詩商頌曰不潛不濫不敢怠遑書曰文王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也今廟祀適闕而

祈穀絜齋之事近在明日臣恐左右之心不欲屢動聖

躬以為親耕之禮可得而廢臣聞先王制典籍田有日

司徒咸戒司空除壇先時五日有協風之應王即齋宮

饗醴載耒誠重之也自癸巳以來仍西北風甘澤不集

寒涼尚結西北風曰不周風亦曰厲風見呂氏春秋也迎春東郊既不躬親

先農之禮所宜自勉以逆和氣以致時風通義曰八風者八卦之氣

入風以時至則陰陽變化之道成萬物得以時育生也易曰君子自強不息斯其

道也乾卦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也書奏帝從之頃之遷尚書令

瓊以前左雄所上孝廉之選專用儒學文吏於取士之義猶有所遺乃奏增孝悌及能從政者為四科事竟施行又雄前議舉吏先試之於公府又覆之於端門後尚書張盛奏除此科瓊復上言覆試之作將以澄洗清濁覆實虛濫不宜改革帝乃止出為魏郡太守稍遷太常和平中以選入侍講禁中元嘉元年遷司空桓帝欲褒崇大將軍梁冀使中朝二千石以上會議其禮特進胡廣太常羊溥司隸校尉祝恬太中大夫邊詔等咸稱冀之勳德其制度賚賞以宜比周公錫之山川土田附庸詩魯頌曰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啓爾土宇為周室輔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注云

王成王也叔父周公也。○劉敞曰正文以宜周公案以宜不成文理當作宜以瓊獨建議曰冀

前以親迎之勞增邑三千又其子盾亦加封賞昔周公

輔相成王制禮作樂化致太平是以大啓土宇開地七

百禮記明堂位曰周公相武王以伐紂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位以理天下七年致政於成王以周

公有勳勞於天下是以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也今

諸侯以戶邑為制不以里數為限蕭何識高祖於泗水

霍光定傾危以興國皆益戶增封以顯其功高祖為泗上亭長蕭

何佐之後拜何為相國益封五千戶霍光廢昌邑王立宣帝後益封光萬七千戶冀可比鄧禹

合食四縣賞賜之差同於霍光使天下知賞必當功爵

不越德朝廷從之冀意以為恨會以地動策免復為太

僕永興元年遷司徒轉太尉梁冀前後所託辟召一無

所用雖有善人而為冀所飾舉者亦不加命延熹元年

以日食免復為大司農明年梁冀被誅大尉胡廣司徒

韓續司空孫朗皆坐阿附免廢復拜瓊為太尉以師傅

之恩而不阿梁氏乃封為邠鄉侯

說文云邠潁川縣也漢潁川有周承休侯

國元始二年更名曰邠音亢

邑千戶瓊辭疾讓封六七上言旨懇惻

乃許之梁冀既誅瓊首居公位舉奏州郡素行貪汙至

死徙者十餘人海內由是翕然望之尋而五侯擅權傾

動內外自度力不能匡乃稱疾不起

五侯謂左

官徐璜等四年以

寇賊免其年復為司空秋以地震免七年疾篤上疏諫

曰臣聞天者務剛其氣君者務彊其政是以王者處高

自持不可不安履危任力不可不據夫自持不安則顛

任力不據則危故聖人升高據上則以德義為首涉危

蹈傾則以賢者為力唐堯以德化為冠冕以稷契為筋

力高而益崇動而愈據此先聖所以長守萬國保其社

稷者也昔高皇帝應天順民奮劍而王埽除秦項革命

創制降德流祚至於哀平則帝道不綱秕政日亂遂使

姦佞擅朝外戚專恣所冠不以仁義為冕所蹈不以賢

佐為力終至顛蹶滅絕漢祚天維陵弛民鬼慘愴賴皇

乾眷命炎德復輝光武以聖武天挺繼統興業創基冰

泮之上立足枳棘之林水泮喻危陷枳棘喻艱難擢賢於眾愚之中

畫功於無形之世形兆也言未有天下之兆畫或作書也崇禮義於交爭

循道化於亂離是自歷高而不傾任力危而不跌興復

洪祚開建中興光被八極垂名無窮至於中葉盛業漸

衰陛下初從藩國爰升帝位天下拭目謂見太平而即

位以來未有勝政諸梁秉權豎宦充朝重封累職傾動

朝廷卿校牧守之選皆出其門羽毛齒革明珠南金之

寶殷滿其室殷盛也富擬王府執回天地言之者必族附

之者必榮忠臣懼死而杜口萬夫怖禍而木舌法言曰金口木

舌塞陛下耳目之明更為聾瞽之主故太尉李固杜喬

忠以直言德以輔政念國忘身隕歿為報而坐陳國議

遂見殘滅坐音才臥反賢愚切痛海內傷懼又前白馬令李

雲指言宦官罪穢宜誅皆因眾人之心以救積薪之敝

賈誼上疏曰夫抱火厝積薪之下而寢其上弘農杜眾

知雲所言宜行懼雲以忠獲罪故上書陳理之乞同日

而死所以感悟國家庶雲獲免而雲既不辜眾又并坐

天下尤痛益以怨結故朝野之人以忠為諱昔趙殺鳴

犢孔子臨河而反夫覆巢破卵則鳳皇不翔刳牲天胎

則麒麟不臻誠物類相感理使其然史記曰孔子將西

而聞竇鳴犢舜華之死也臨河而歎曰美哉洋洋丘之不濟此命也夫竇鳴犢舜華晉之賢大夫也趙簡子不

乾隆四年校刊

後漢書卷九十一 列傳

三

得志之時須此兩人而後從政及其得志而殺之丘聞
刺胎殺天則麒麟不至郊藪涸澤而漁則蛟龍不處其
淵覆巢毀卵則鳳皇不翔何則君子
諱傷其類也事亦見孔子家語文也 尚書周永昔為沛

令素事梁冀幸其威執坐事當罪越拜令職見冀將衰
乃陽毀示忠遂因姦計亦取封侯又黃門協邪羣輩相

黨自冀興盛腹背相親朝夕圖謀共構姦軌臨冀當誅
無可設巧復記其惡以要爵賞陛下不加清徵審別真

偽復與忠臣並時顯封使朱紫共色粉墨雜蹂所謂抵
金玉於沙礫 音抵投也 碎珪璧於泥塗四方聞之莫不憤

歎昔曾子大孝慈母投杼 解見寇榮傳 伯奇至賢終於流放
說苑曰王國子前母子伯奇後母子伯封後母欲其子
立為太子說王曰伯子好妾王不信其母曰令伯奇於

後園妾過其旁王上臺視之即可知王如其言伯奇入
園後母陰取蜂十數置單衣中過伯奇邊曰蜂螫我伯
奇就衣中取蜂殺之王遙見之乃逐伯奇也○劉歆夫
日注伯奇王國子案伯奇是尹吉甫子王國未詳 夫
讒諛所舉無高而不可升相抑無深而不可淪可不察

歟臣至頑驚世荷國恩身輕位重勤不補過然懼於永
歿負釁益深敢以垂絕之日陳不諱之言庶有萬分無

恨三泉 三者數之極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天地 其
年卒時年七十九贈車騎將軍諡曰忠侯孫琬而遺之

琬字子琰少失父早而辯慧祖父瓊初為魏郡太守建
和元年正月日食京師不見而瓊以狀聞太后詔問所

食多少瓊思其對而未知所況琬年七歲在傍曰何不

言日食之餘如月之初瓊大驚卽以其言應詔而深奇
 愛之後瓊爲司徒琬以公孫拜童子郎辭病不就知名
 京師時司空盛允有疾瓊遣琬候問會江夏上蠻賊事
 副府副本詣公府也允發書視畢微戲琬曰江夏大邦而蠻多
 士少琬奉手對曰蠻夷猾夏責在司空因拂衣辭去允
 甚奇之稍遷五官中郎將時陳蕃爲光祿勳深相敬待
 數與議事舊制光祿舉三署郎以高功久次才德尤異
 者爲茂才四行久次謂久居官次也時權富子弟多以人事得舉
 而貧約守志者以窮退見遺京師爲之謠曰欲得不能
 光祿茂才能音乃來反於是琬蕃同心顯用志士平原劉醇

河東朱山蜀郡殷參等並以才行蒙舉蕃琬遂爲權富
 郎所見中傷事下御史丞王暢侍御史刁韙韙暢素重
 蕃琬不舉其事而左右復陷以朋黨暢坐左轉議郎而
 免蕃官琬韙俱禁錮韙字子榮彭城人後陳蕃被徵而
 言事者多訟韙復拜議郎遷尙書在朝有鯁直節出爲
 魯東海二郡相性抗厲有明略所在稱神常以法度自
 整家人莫見墮容焉琬被廢弃幾二十年至光和末太
 尉楊賜上書薦琬有撥亂之才由是徵拜議郎擢爲青
 州刺史遷侍中中平初出爲右扶風徵拜將作大匠少
 府太僕又爲豫州牧時寇賊陸梁州境彫殘琬討擊平

之威聲大震政績為天下表封關內侯及董卓秉政以
 琬名臣徵為司徒遷太尉更封陽泉鄉侯卓議遷都長
 安琬與司徒楊彪同諫不從琬退而駁議之曰昔周公
 營洛邑以寧姬光武下東都以隆漢天之所啓神之所
 安大業既定豈宜妄有遷動以虧四海之望時人懼卓
 暴怒琬必及害固諫之琬對曰昔白公作亂於楚屈廬
 冒刃而前新序曰白公勝殺楚惠王王出亡令尹司馬
 皆死勝拔劍而屬之於屈廬曰子與我將舍
 子不與我將殺子屈廬曰詩有之曰莫莫葛藟延于條
 枚愷悌君子求福不回今子殺子叔父而求福於廬也
 可乎且吾聞之知命之士見利不動臨死則死是謂人
 臣之禮故上知天命下知臣道其可劫乎子胡不推之
 白公勝乃入其劍焉崔杼弑君於齊晏嬰不懼其盟
 解見馮吾雖

不德誠慕古人之節琬竟坐免卓猶敬其名德舊族不
 敢害後與楊彪同拜光祿大夫及徙西都轉司隸校尉
 與司徒王允同謀誅卓及卓將李傕郭汜攻破長安遂
 收琬下獄死時年五十二漢書曰童蒙又如
 論曰古者諸侯歲貢士進賢受土賞非賢貶爵士升之
 司馬辯論其才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祿之尚書大
 傳曰古
 者諸侯之於天子三年一貢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
 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有功者天子賜以車服弓矢號
 曰命諸侯有不貢士謂之不率正一不適謂之過再不
 適謂之傲三不適謂之誣誣者天子絀之一絀以爵再
 絀以地三絀而爵地畢也故王者得其人進仕勸其行經邦弘務所
 由久矣漢初詔舉賢良方正州郡察孝廉秀才斯亦貢

士之方也中興以後復增敦朴有道賢能直言獨行高
節質直清白敦厚之屬榮路既廣缺望難裁自是竊名
僞服浸以流競權門貴仕請謁繁興自左雄任事限年
試才雖頗有不密固亦因識時宜○劉攽曰案文當作因時識宜而黃
瓊胡廣張衡崔瑗之徒泥滯舊方互相詭駁循名者屈
其短算實者挺其效故雄在尚書天下不敢妄選十餘
年間稱為得人斯亦效實之徵乎順帝始以童弱反政
而號令自出知能任使故士得用情天下嗚嗚仰其風
采遂乃備玄纁玉帛以聘南陽樊英天子降寢殿設壇
席尚書奉引延問失得急登賢之舉虛降己之禮於是

處士鄙生忘其拘儒

拘儒猶褊狹也

拂巾衽褐以企旌車之招

矣至乃英能承風俊又咸事若李固周舉之淵謨弘深

左雄黃瓊之政事貞固桓焉楊厚以儒學進崔瑗馬融

以文章顯吳祐蘇章种嵩樂巴牧民之良幹龐參虞詡

將帥之宏規王龔張皓虛心以推士張綱杜喬直道以

糾違郎顛陰陽詳密張衡機術特妙東京之士於茲盛

焉向使廟堂納其高謀疆場宣其智力帷幄容其蹇辭

舉厝稟其成式則武宣之軌豈其遠而

而語辭也論語曰豈不爾思室

是遠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可為恨哉及孝桓之時

碩德繼興

碩大也

陳蕃楊秉處稱賢宰皇甫張段出號名

將王暢李膺彌縫袞闕

彌縫猶補合也詩云袞職有關惟仲山甫補之

朱穆劉

陶獻替匡時郭有道獎鑒人倫陳仲弓弘道下邑其餘

宏儒遠智高心絜行激揚風流者不可勝言而斯道莫

振文武陵隊在朝者以正議嬰戮謝事者以黨錮致災

往車雖折而來軫方適

廣雅曰適急也

所以傾而未顛決而未

潰豈非仁人君子心力之為乎嗚呼

贊曰雄作納言古之八元舉升以彙越自下蕃

彙類也易曰以

其彙征吉彙音謂

登朝理政並紓災昏

紓解也音紓余反

瓊名夙知累

章國疵

疵病也

琬亦早秀位及志差

志意差舛不能遂也差音楚家反

後漢書卷九十一

後漢書卷九十一考證

左雄傳孝廉徐淑注淑字伯達○毛本作伯進

封陰謀之功○何焯曰功一刻日

周舉傳言事者多云○云字毛本作矣

繼以離露之歌注離上露何易晞○

臣良表

按古今注

露上有朝字以七字為句

黃瓊傳於是會稽賀純廣漢楊厚俱公車徵○何焯曰

於是下當有與字

有作者七人之論○論毛本作志

陛下不加清徵○諸本同徵當作激

伯奇至賢終於流放劉歆曰伯奇是尹吉甫子○子字

諸本皆誤作事

或是不當自與

黃帝魯成是會

或是不當自與

蘇以蠶蠶之婦

風舉軒言事

桂劍

或是不當自與

後漢書卷九十一考證

後漢書卷九十二

宋宣城太守范人擘撰

唐章懷太子賢注

荀韓鍾陳列傳第五十二

荀淑傳子爽 孫悅

荀淑字季和潁川潁陰人也荀卿十一世孫也卿名況 趙人也

為楚蘭陵令著書二十二篇號荀卿子避宣帝諱故改曰孫也少有高行博學而不好

章句多為俗儒所非而州里稱其知人安帝時徵拜郎

中後再遷當塗長當塗縣名故城在今宣州去職還鄉里當世名賢

李固李膺等皆師宗之及梁太后臨朝有日食地震之

乾隆四年校刊

後漢書卷九十二

列傳

變詔公卿舉賢良方正光祿勳杜喬少府房植舉淑對

策譏刺貴倖為大將軍梁冀所忌出補朗陵侯相續漢書曰

淑對策刺梁氏故出也莅事明理稱為神君頃之弃官歸閑居養

志產業每增輒以贍宗族知友年六十七建和三年卒

李膺時為尚書自表師喪禮記曰事師無犯無隱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心喪三年

二縣皆為立祠有子八人儉緄靖燾汪爽肅專並有

名稱時人謂八龍緄音昆燾音道汪音烏光反說文云汪深廣也俗本改作注非專本或作

敷初荀氏舊里名西豪今許州城內西南有荀淑故宅相傳云即舊西豪里也穎

陰令渤海苑康以為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左傳曰昔高陽氏有

才子八人蒼舒隕敷檮戴大臨危降庭堅仲容叔達今荀氏亦有八子故改其里

曰高陽里靖有至行不仕年五十而終號曰立行先生

皇甫謐高士傳曰靖字叔慈少有俊才動止以禮靖弟爽亦以才顯於當時或問汝南許章曰爽與靖孰賢章

曰皆玉也慈明外朗叔慈內潤及卒學士惜之誄靖者二十六人穎陰令丘禎追號靖曰立行先生也淑

兄子昱字伯條曇字元智昱為沛相曇為廣陵太守兄

弟皆正身疾惡志除闡官其支黨賓客有在二郡者織

罪必誅昱後其大將軍竇武謀誅中官與李膺俱死曇

亦禁錮終身

爽字慈明一名譎音息汝反幼而好學年十二能通春秋論

語太尉杜喬見而稱之曰可為人師爽遂耽思經書慶

弔不行徵命不應穎川為之語曰荀氏八龍慈明無雙

延熹元年太常趙典舉爽至孝拜郎中對策陳便宜曰

臣聞之於師曰漢為火德火生於木木盛於火故其德

為孝火木之子夏火之位木至夏而盛故為孝其象在周易之離夫在地為

火在天為日易說卦曰離為火為日也在天者用其精在地者用其

形夏則火王其精在天溫暖之氣養生百木是其孝也

冬時則廢其形在地酷烈之氣焚燒山林是其不孝也

故漢制使天下誦孝經選吏舉孝廉平帝時王莽作書八篇戒子孫令學

官以教授吏能誦者比孝經音義云言用之得選舉之也夫喪親自盡孝之終也盡謂

盡其哀今之公卿及二千石三年之喪不得即去殆非

所以增崇孝道而克稱火德者也往者孝文勞謙行過

乎儉易謙卦九三爻勞謙君子有終吉故其遺詔以日易月此當時之

宜不可貫之萬世古今之制雖有損益而諒闇之禮未

嘗改移以示天下莫遺其親遺忘也今公卿羣寮皆政教

所瞻而父母之喪不得奔赴夫仁義之行自上而始敦

厚之俗以應乎下傳曰喪祭之禮闕則人臣之恩薄背

死忘生者眾矣曾子曰人未有自致者必也親喪乎事見

論語致猶盡也極也春秋傳曰上之所為民之歸也左氏傳臧武仲之言夫

上所不為而民或為之故加刑罰若上之所為民亦為

之又何誅焉昔翟方進以自備宰相而不敢踰制劉放曰

案文以自當作自以至遭母憂三十六日而除前書翟方進為丞

相遭後母憂行服

三十六日起視事
日不敢踰國制也
夫失禮之源自上而始古者大喪三

年不呼其門
公羊傳之文也何休注云重奪孝子之恩
所以崇國厚俗篤化

之道也事失宜正過勿憚改也
憚難
天下通喪可如舊禮

禮記曰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
臣聞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

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有禮義禮

義備則人知所厝矣
語見易序卦也
夫婦人倫之始王化之端

故文王作易上經首乾坤下經首咸恒
易乾坤至離為上經咸恒至未

濟為下經
孔子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
易繫辭也
夫婦之道所謂

順也堯典曰釐降二女於媯汭嬪于虞降者下也嬪者

婦也言雖帝堯之女下嫁於虞猶屈體降下勤脩婦道

易曰帝乙歸妹以祉元吉
易泰卦六五爻辭也王輔嗣注云婦人謂嫁曰歸泰者陰

陽交通之時五處尊位履中居順降身應二帝乙歸妹誠合斯義也案史記紂父名帝乙此文以帝乙為湯湯

名天乙也
婦人謂嫁曰歸言湯以娶禮歸其妹於諸侯也春

秋之義王姬嫁齊使魯主之不以天子之尊加於諸侯

也
公羊傳曰夏單伯逆王姬單伯者何吾大夫之命于天子者何以不稱使天子召而使逆之者何使

我主之也曷為使我主之天子嫁女於諸侯必使同姓諸侯主之何休注云不自為主尊卑不敵也
今漢

承秦法設尚主之儀以妻制夫以卑臨尊違乾坤之道

失陽唱之義
易緯曰陽唱而陰和也
孔子曰昔聖人之作易也仰

則觀象於天俯則察法於地覩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

取諸身遠取諸物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皆易繫之

也今觀法於天則北極至尊四星妃后北極四星女之主也

也象察法於地則崑山象夫卑澤象妻崑猶高也易艮下兌上為咸艮為山

也夫象也兌為澤妻象也咸感也也山澤通氣夫婦之相感也覩鳥獸之文鳥則雄者鳴

雌雌能順服獸則牡為唱導牝乃相從近取諸身則乾

為人首坤為人腹易說卦之文也遠取諸物則木實屬天根蓼

屬地蓼音該陽尊陰卑蓋乃天性且詩初篇實首關雎禮

始冠婚先正夫婦儀禮士冠禮為始士婚禮次之天地六經其旨一揆

宜改尚主之制以稱乾坤之性遵法堯湯式是周孔法式

也合之天地而不謬質之鬼神而不疑人事如此則嘉

瑞降天吉符出地五躔咸備各以其敘矣躔是也史記曰休徵曰肅

時雨若日又時暘若日哲時燠若日謀時寒若日聖時風若五是來備各以其敘也昔者聖人建

天地之中而謂之禮禮者所以興福祥之本而止禍亂

之源也人能枉欲從禮者則福歸之順情廢禮者則禍

歸之推禍福之所應知興廢之所由來也眾禮之中婚

禮為首故天子娶十二天之數也諸侯以下各有等差

事之降也白虎通曰天子娶十二法天則有十二月百物畢生也又曰諸侯娶九女也陽性

純而能施陰體順而能化以禮濟樂節宣其氣左傳曰昔晉侯

有疾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為也是為近女室疾如蠱非鬼非食或以喪志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節之先王之

樂所以節百事也天有六氣過則為災於是乎節宣其氣也○劉放曰注昔晉侯有疾玩文多一昔字故

能豐子孫之祥致老壽之福及三代之季淫而無節瑤

臺傾宮陳妾數百列女傳曰夏桀為璇室瑤臺以臨雲雨紂為傾宮解見桓帝紀陽竭

於上陰隔於下故周公之戒曰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

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時亦罔或克壽是其明戒事見尚書

無逸篇其詞與此微有不同也後世之人好福不務其本惡禍不易其

軌傳曰截趾適屨孰云其愚何與斯人追欲喪軀誠可

痛也適猶從也言喪身之愚甚於截趾也臣竊聞後宮采女五六千人從

官侍使復在其外冬夏衣服朝夕稟糧耗費縑帛空竭

府藏徵調增倍十而稅一空賦不辜之民以供無用之

女百姓窮困於外陰陽隔塞於內故感動和氣災異屢

臻臣愚以為諸非禮聘未曾幸御者一皆遣出使成妃

合一曰通怨曠和陰陽二曰省財用實府庫三曰脩禮

制綏眉壽四曰配陽施祈螽斯螽斯蚣蝑也其性不妒故能子孫衆多詩曰螽斯

斯羽詵詵兮宜爾子孫振振兮五曰寬役賦安黎民此誠國家之弘利

天人之大福也夫寒熱晦明所以為歲尊卑奢儉所以

為禮故以晦明寒暑之氣尊卑侈約之禮為其節也易

曰天地節而四時成節卦象辭文也春秋傳曰唯器與名不可

以假人杜預注左氏云器謂車服名謂爵號孝經曰安土治民莫善於禮

禮者尊卑之差上下之制也昔季氏八佾舞於庭非有

傷害困於人物而孔子猶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洪範

曰惟辟作威惟辟作福惟辟玉食凡此三者君所獨行

而臣不得同也今臣僭君服下食上珍所謂害于而家

凶于而國者也宜略依古禮尊卑之差及董仲舒制度

之別前書董仲舒曰王者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以防欲也嚴督有司必行其命

此則禁亂善俗足用之要奏聞即弃官去後遭黨錮隱

於海上又南遁漢濱積十餘年以著述為事遂稱為碩

儒黨禁解五府並辟司空袁逢舉有道不應及逢卒爽

制服三年當世往往化以為俗時人多不行妻服雖在

親憂猶有弔問喪疾者劉放曰案文當作弔喪問疾又私諡其君父

及諸名士爽皆引據大義正之經典雖不悉變亦頗有

改喪服曰夫為妻齊衰杖期禮記曰曾子問三年之喪而弔哭不亦虛乎

後公車徵為大將軍何進從事中郎進恐其不至迎薦

為侍中及進敗而詔命中絕獻帝即位董卓輔政復徵

之爽欲遁命吏持之急不得去因復就拜平原相行至

宛陵復追為光祿勳視事三日進拜司空爽自被徵命

及登台司九十五日因從遷都長安爽見董卓忍暴滋

甚必危社稷其所辟舉皆取才略之士將共圖之亦與

司徒王允及卓長史何顥等為內謀會病薨年六十三

著禮易傳詩傳尚書正經春秋條例又集漢事成敗可

為鑒戒者謂之漢語又作公羊問及辨讖并它所論敘

題為新書凡百餘篇今多所亡缺兄子悅或並知名或

自有傳

論曰苟爽鄭玄申屠蟠俱以儒行為處士累徵並謝病

不詣及董卓當朝復備禮召之蟠玄竟不屈以全其高

爽已黃髮矣獨至焉未十旬而取卿相意者疑其垂趣

舍余竊商其情以為出處君子之大致也平運則弘道

以求志陵夷則濡跡以匡時濡跡解見崔駰傳苟公之急急自

勵其濡跡乎不然何為違貞吉而履虎尾焉履卦曰

幽人貞吉又曰履虎尾不咥人亨觀其遜言遷都之議

以救楊黃之禍楊彪黃琬也及後潛圖董氏幾振國命所謂

大直若屈道固逶迤也老子云大直若屈大巧若拙逶迤曲也

悅字仲豫儉之子也儉早卒悅年十二能說春秋家貧

無書每之人間所見篇牘一覽多能誦記性沈靜美姿

容尤好著述靈帝時闈官用權士多退身窮處悅乃託

疾隱居時人莫之識從弟彧特稱敬焉初辟鎮東將軍

曹操府遷黃門侍郎獻帝頗好文學悅與彧及少府孔

融侍講禁中旦夕談論累遷祕書監侍中時政移曹氏

天子恭已而已悅志在獻替而謀無所用乃作申鑒五

篇其所論辨通見政體既成而奏之其大略曰夫道之

本仁義而已矣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五典以經之羣籍以緯之

詠之歌之茲之舞之前監既明後復申之故古之聖王

其於仁義也申重而已致政之術先屏四患乃崇五政
一曰僞二曰私三曰放四曰奢僞亂俗私壞法放越軌
奢敗制四者不除則政末由行矣夫俗亂則道荒雖天
地不得保其性矣法壞則世傾雖人主不得守其度矣
軌越則禮亡雖聖人不得全其道矣制敗則欲肆雖四
表不得充其求矣肆放也是謂四患興農桑以養其性審
好惡以正其俗宣文教以章其化立武備以秉其威明
賞罰以統其法是謂五政人不畏死不可懼以罪人不
樂生不可勸以善雖使契布五教皐陶作士政不行焉
尚書舜謂契曰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謂皐陶曰汝作士明于五刑故在上者先豐人

財以定其志帝耕籍田后桑蠶宮

籍田事解見明紀禮記曰季春之月后妃

齋戒親東向桑以勸蠶事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爲之宮仞有三尺也

國無遊人

野無荒業財不賈用

言自足也

力不妄加以周人事是謂養

生

周給也

君子之所以動天地應神明正萬物而成王化

者必乎真定而已故在上者審定好醜焉善惡要乎功

罪毀譽効於準驗聽言責事舉名察實無惑詐僞以蕩

衆心故事無不覈物無不切善無不顯惡無不章俗無

姦怪民無淫風百姓上下覩利害之存乎已也故肅恭

其心慎脩其行內不回惑外無異望則民志平矣是謂

正俗君子以情用小人以刑用榮辱者賞罰之精華也

故禮教榮辱以加君子化其情也桎梏鞭撻以加小人
 化其刑也君子不犯辱況於刑乎小人不忌刑況於辱
 乎若教化之廢推中人而墜於小人之域教化之行引
 中人而納於君子之塗是謂章化也章明也小人之情緩則
 驕驕則恣恣則怨怨則叛危則謀亂安則思欲非威強
 無以懲之故在上者必有武備以戒不虞以遏寇虐安
 居則寄之內政有事則用之軍旅國語齊桓公問管仲曰國安可乎管仲曰
未可君若正卒伍脩甲兵則大國亦將脩之小國設備
可作內政而寄軍令焉注云政國政也言脩國政而寄
軍令隣是謂秉威賞罰政之柄也韓子曰二柄者刑德
國不知是謂秉威賞罰政之柄也也殺戮之謂刑慶賞
德之謂明賞必罰審信慎令賞以勸善罰以懲惡人主不

妄賞非徒愛其財也賞妄行則善不勸矣不妄罰非矜
 其人也罰妄行則惡不懲矣賞不勸謂之止善罰不懲
 謂之縱惡在上者能不止下為善不縱下為惡則國法
 立矣是謂統法四患既蠲五政又立行之以誠守之以
 固簡而不怠疎而不失無為為之使自施之無事事之
 使自交之老子曰為無為事無事又曰故德交歸也不肅而成不嚴而化垂
 拱揖讓而海內平矣是謂為政之方又言尚主之制非
 古也釐降二女陶唐之典歸妹元吉帝乙之訓王姬歸
 齊宗周之禮以陰乘陽違天以婦陵夫違人違天不祥
 違人不義又古者天子諸侯有事必告于廟朝有二史

左史記言右史書事

禮記曰天子朝日于東門之外聽朔于南門之外閏月則闔門左扉

立于其中言則左史書之動則右史書之也

事為春秋言為尚書君舉必記

善惡成敗無不存焉下及士庶苟有茂異咸在載籍或欲顯而不得或欲隱而名章得失一朝而榮辱千載善

人勸焉淫人懼焉

淫過也左氏傳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章書齊豹盜三叛人名以懲

不義也宜於今者備置史官掌其典文紀其行事每於歲

盡舉之尚書以助賞罰以弘法教帝覽而善之帝好典

籍常以班固漢書文繁難省乃令悅依左氏傳體以為

漢紀三十篇詔尚書給筆札辭約事詳論辨多美其序

之曰昔在上聖惟建皇極經緯天地觀象立法乃作書

契以通宇宙揚于王庭厥用大焉先王光演大業肆于

時夏

詩周頌曰我求懿德肆于時夏鄭玄注曰懿美也肆陳也我武王也求美德之士而任用之故陳于

是夏而亦惟厥後永世作典夫立典有五志焉一曰達

道義二曰章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勳五曰表賢

能於是天人之際事物之宜粲然顯著罔不備矣世濟

其軌不隕其業

濟成也

損益盈虛與時消息臧否不同其

揆一也漢四百有六載撥亂反正統武興文永惟祖宗

之洪業思光啓乎萬嗣聖上穆然惟文之恤瞻前顧後

是紹是繼闡崇大猷命立國典於是綴敘舊書以述漢

紀中興以前明主賢臣得失之軌亦足以觀矣又著崇

德正論及諸論數十篇年六十建安十四年卒
 崇 是 韓韶傳 崇大熸命立國典於 是 韶 徐 善 書 以 數 窮
 韓韶字仲黃潁川舞陽人也少仕郡辟司徒府時太山
 賊公孫舉偽號歷年守令不能破散多為坐法尚書選
 三府掾能理劇者乃以韶為羸長 羸縣故城今在統賊
 聞其賢相戒不入羸境餘縣多被寇盜廢耕桑其流入
 縣界求索衣糧者甚衆韶愍其飢困乃開倉賑之所稟
 贍萬餘戶主者爭謂不可韶曰長活溝壑之人而以此
 伏罪含笑入地矣太守素知韶名德竟無所坐以病卒
 官同郡李膺陳寔杜密荀淑等為立碑頌焉子融字元

長少能辨理而不為章句學聲名甚盛五府並辟獻帝
 初至太僕年七十卒 卒 於 良 全 哀 爾 首 為 貴 其 豔 備 也
 鍾皓傳 五子皓之 西 貴 與 京 夫 人 數 當 五 子 而 我

鍾皓字季明潁川長社人也為郡著姓世善刑律皓少
 以篤行稱公府連辟為二兄未仕避隱密山 密縣 以詩

律教授門徒千餘人同郡陳寔年不及皓皓引與為友
 皓為郡功曹會辟司徒府臨辭太守問誰可代卿者皓
 曰明府欲必得其人西門亭長陳寔可寔聞之曰鍾君
 似不察人不知何獨識我皓頃之自劾去前後九辟公
 府徵為廷尉正博士林慮長皆不就時皓及荀淑並為

士大夫所歸慕李膺常歎曰荀君清識難尚鍾君至德
可師皓兄子瑾母膺之姑也瑾好學慕古有退讓風與
膺同年俱有聲名膺祖太尉脩常言瑾似我家性邦有
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復以膺妹妻之瑾辟州府未
嘗屈志膺謂之曰孟子以爲人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孟子
曰人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弟何期不
與孟軻同邪瑾常以膺言白皓皓曰昔國武子好昭人
過以致怨本國武子齊大夫齊慶克通於齊君之母國
之事見左傳○劉攽卒保身全家爾道爲貴其體訓所
日正文案昭當作招

安多此類也年六十九終於家諸儒頌之曰林慮懿德

非禮不處悅此詩書弦琴樂古五就州招九膺台輔遂

巡王命卒歲容與皓孫繇建安中爲司隸校尉

海內先賢傳曰

繇字元常郡主簿廸之子也魏志曰舉孝廉爲尚書郎辟三府爲廷尉正黃門侍郎

陳寔傳

陳寔字仲弓潁川許人也出於單微自爲兒童雖在戲

弄爲等類所歸少作縣吏常給事廝役後爲都亭刺史

佐而有志好學坐立誦讀縣令鄧邵試與語奇之聽受

業太學後令復召爲吏乃避隱陽城山中時有殺人者

同縣揚吏以疑寔縣遂逮繫考掠無實而後得出及爲

督郵乃密託許令禮召揚吏遠近聞者咸歎服之家貧

復為郡西門亭長尋轉功曹時中常侍侯覽託太守高

倫用吏倫教署為文學掾寔知非其人懷檄請見檄板書謂

以高倫之教書之於檄而懷之者懼洩事也言曰此人不宣用而侯常侍不

可違寔乞從外署不足以塵明德倫從之請從外署之舉不欲陷倫

於請託也於是鄉論怪其非舉寔終無所言倫後被徵為尚

書郡中士大夫送至輪氏傳舍輪氏縣名屬潁川郡今故嵩陽縣是倫謂

眾人言曰吾前為侯常侍用吏陳君密持教還而於外

白署比聞議者以此少之此咎由故人畏憚強禦陳君

可謂善則稱君過則稱已者也寔固自引愆聞者方歎

息由是天下服其德司空黃瓊辟選理劇補聞喜長旬

月以朞喪去官復再遷除太丘長太丘縣屬沛國故城在今亳州永城縣西

北也修德清靜百姓以安鄰縣人戶歸附者寔輒訓導譬

解發遣各令還本司官行部司官謂主司之官也吏慮有訟者白

欲禁之寔曰訟以求直禁之理將何申其勿有所拘司

官聞而歎息曰陳君所言若是豈有怨於人乎亦竟無

訟者以沛相賦斂違法乃解印綬去吏人追思之及後

逮捕黨人事亦連寔餘人多逃避求免寔曰吾不就獄

眾無所恃乃請囚焉遇赦得出靈帝初大將軍竇武辟

以為掾屬時中常侍張讓權傾天下讓父死歸葬潁川

雖一郡畢至而名士無往者讓甚耻之寔乃獨弔焉及

後復誅黨人讓感寔故多所全宥寔在鄉閭平心率物
其有爭訟輒求判正曉譬曲直退無怨者至乃歎曰寧
爲刑罰所加不爲陳君所短時歲荒民儉有盜夜入其
室止於梁上寔陰見乃起自整拂呼命子孫正色訓之
曰夫人不可不自勉不善之人未必本惡習以性成遂
至於此梁上君子者是矣盜大驚自投於地稽顙歸罪
寔徐譬之曰視君狀貌不似惡人宜深刻已反善然此
當由貧困令遺絹二匹自是一縣無復盜竊太尉楊賜
司徒陳耽每拜公卿羣僚畢賀賜等常歎寔大位未登
愧於先之及黨禁始解大將軍何進司徒袁隗遣人敦

寔

敦勸也

欲特表以不次之位寔乃謝使者曰寔久絕人

事飾巾待終而已時三公每缺議者歸之累見徵命遂
不起閉門懸車棲遲養老中平四年年八十四卒于家
何進遣使弔祭海內赴者三萬餘人制衰麻者以百數
共刊石立碑諡爲文範先生

先賢行狀曰將軍何進遣官屬弔祠爲諡

有六

子紀諶最賢

紀字元方亦以至德稱兄弟孝養閨門靡和後進之士
皆推慕其風及遭黨錮發憤著書數萬言號曰陳子黨
禁解四府並命無所屈就遭父憂每哀至輒歐血絕氣
雖衰服已除而積毀消瘠殆將滅性豫州刺史嘉其至

行表上尚書圖象百城以厲風俗董卓入洛陽乃使就

家拜五官中郎將不得已到京師遷侍中出為平原相

往謁卓時欲徙都長安乃謂紀曰三輔平做四面險固

土地肥美號為陸海前書曰東方朔曰三輔之地南有

西厥壤肥饒此所謂天府陸海之地今關東兵起恐洛陽不可久居長安

猶有宮室今欲西遷何如紀曰天下有道守在四夷左傳

曰楚沈尹戌曰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諸侯也宜修德政以懷不附遷移

至尊誠計之末者愚以公宜事委公卿專精外任其有

違命則威之以武今關東兵起民不堪命若謙遠朝政

率師討伐則塗炭之民庶幾可全若欲徙萬乘以自安

將有累卵之危崢嶸之險也累卵解見皇后紀崢音上耕反卓意甚忤

而敬紀名行無所復言時議欲以為司徒紀見禍亂方

作不復辨嚴嚴讀曰裝也即時之郡璽書追拜太僕又徵為

尚書令建安初袁紹為太尉讓於紀紀不受拜大鴻臚

年七十一卒於官子羣為魏司空羣字長文魏志曰魯

在羣紀之間先與紀友後與羣交更為紀拜由是顯名天下以為公慙卿卿慚長

弟諶字季方與紀齊德同行父子竝著高名時號三君

每宰府辟召常同時旌命羔鴈成羣古者諸侯朝天子卿執羔大夫執鴈

士執雉成羣當世者靡不榮之諶早終先賢行狀曰豫

寔紀諶形像焉○劉放曰案正文多一者字登獻恣姑谷穀以戲良猷榮效

乾隆四年校刊 後漢書卷九十一 列傳 七

論曰漢自中世以下闡豎擅恣故俗遂以遁身矯潔放

言為高放肆其言不拘節制也論語曰隱居放言士有不談此者則芸夫牧

豎已叫呼之矣呼叫譏笑之也芸除草也故時政彌惛而其風愈往

唯陳先生進退之節必可度也據於德故物不犯安於

仁故不離羣行成乎身而道訓天下故凶邪不能以權

奪王公不能以貴驕所以聲教廢於上而風俗清乎下

也昔令載安而吏治為大操難於受非大為難

贊曰二李師淑陳君友皓韓韶就吏羸寇懷道太丘奧

廣模我彝倫曾是淵軌薄夫以淳曾之言則也慶基既啟有

蔚頴濱二方承則八慈繼塵二方元方季方也荀淑八子皆以慈為字見荀氏家

傳也○劉敞曰案凡人相語言及所論議皆當作謂以

彼物為某事乃當作為其字從平聲後人傳寫之誤為

謂相亂難為悉改學者宜知之

度制篇書非此其文限上平之禮也春林祭蠶亦
又私諡其君父及諸名士○何焯曰此所謂君指太守
命長言之

荀淑孫悅興農桑以養其性○諸本同 臣良表 按申鑒

原文作養其生 揚專於其此勸主云唐本更前疑誤

人不樂生不可勸以善○勸字申鑒原文作觀注云漢

書作勸字

韓韶傳字仲黃潁川舞陽人也○舞陽本或作長社誤

後漢書卷九十二考證

